

國劇劇本

國劇劇本評審委員

王靜芝先生（召集人）

筆名王方曙，北平輔仁大學畢業，先後任教於國立藝專、東海大學、輔仁大學，並曾任輔仁大學國文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現任輔仁大學國文研究所講座教授。攻國學及戲劇，亦擅長書畫，作品為歷史博物館及市立美術館典藏，尤精國劇。著有學術著作「詩經通釋」、「經學通論」等數種；國劇劇本「新韓玉娘」、「烽火鴛鴦」；話劇劇本「樊籠」、「收拾舊山河」；電影劇本；電視劇本「一代暴君」、「戰國風雲」等計三十餘部。曾獲中山學術獎、中山文藝獎、中華文藝獎、文協獎、金鐘獎等。



魏子雲先生

安徽宿縣人，曾任國立藝專戲劇科、東吳大學中研所教授，已出版散文、小說、文藝理論二十餘種，國劇劇本廿餘種，對於「金瓶梅」一書之研究，已出版十餘種，逾二百萬言；正舊說，創新說，深獲國際重視。



龍宇純先生

安徽望江人，民國十七年生，臺灣大學文學碩士。先後任職教於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中山大學，並曾主持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暨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行政，後者即由其籌劃創設。七十八年自臺灣大學申請退休，現任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著專書若干種，論文數十篇。自幼愛好國劇，六歲票戲演黃金臺。近三十餘年沈潛國劇藝術時至廢寢忘食。參加台大、古典等劇社公演十餘次。年初嘗受陸光國劇隊邀請，演出文昭關一劇。





陳舜政先生

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國家劇院評議委員、國立復興劇校團務指導委員、陸光國劇隊顧問、美國史丹福大學語文研習所專科教授。



王鼎定先生

浙江龍游人，民國十九年生於上海，曾肄業於國立浙江大學中文系，並於陸軍官校二十四期畢業，任教大中學校教職二十餘年，獲頒教育部優良教師六藝獎章；自幼酷愛平劇（國劇），為資深名票，工鬚生，兼諳文武場，係台大、政大、壠中等校教職員工國劇社創辦人，曾任台灣區各級學校學生國劇比賽、國防部國劇金像獎競賽之評審委員，撰有「談國劇」、「如何欣賞國劇」、「國劇何去何從」、「認識國劇」等專文暨劇評，現任國立藝術教育館展覽演出組主任，兼任中華民國國劇欣賞委員會顧問，對國劇藝術之推行，貢獻至鉅。

國劇劇本評審感言

王靜芝

要求好的戲劇，應先有好的劇本。要求好劇本，就必要有寫好劇本的人才。在目前，我們的學校教育，戲劇科系還不甚普遍的情況下，能寫國劇劇本的人才便很難產生。教育部設置這國劇劇本獎金，實已產生鼓勵作用。

國劇劇本難寫，且難寫之處很多：首先，國劇是一種象徵、唯美、寫意的表演方式，與寫實的舞台劇有絕大的不同。國劇的表演，唱做念打，都脫離寫實。因此在舞台上的表演乃獨成一種形式。故而非切實對國劇有深入的體認，無法下筆寫國劇劇本。又，國劇中要唱，唱詞要押韻合轍，因此寫唱詞除了必有些詩的修養之外，還要有國劇應用的十三轍的了解熟用能力。否則必然不合唱調的需求。此外，關於唱的方面，不僅唱詞轍韻問題，更要懂皮黃板類的唱法和性質。另外，國劇舞台上許多應用表演方式，如何時宜念引子，何時起叫頭，何時用哭頭，何時打背拱等等，必須完全熟習。總而言之，寫劇本的人，除了有創作能力，懂得如何抓住戲劇性，如何表現人物個性，如何分場，組成完整結構等條件之外，並須十分了解國劇舞台上的一切。

據我三年來評審國劇劇本的經驗，發現許多作者，根本不懂國劇，但憑自己的意思而寫。那當然不是國劇劇本，因為那無法演出。又或對舞台大致了解，但唱詞完全不妥，不合轍，又不合句法。也有的場次混亂，也有的故事太不合情理。很顯然的，懂劇的不甚能文，文字好的不懂戲。這兩者都能的就少之又少。

但無論如何，在許多本子之中總必有可取的。在前年有紅樓夢等三本；今年有丹心旗等三本，都能符合要求。

國劇是我國傳統戲劇藝術，有其特殊風格和優點，是在寫實的舞台劇和電影之外，另具獨特形式的一種戲劇，而早為國際戲劇界所重視。但因時代的演進，部分國人對欣賞電影電視流行歌曲，興趣較高，而視國劇為陳舊跟不上時代的戲劇，而興趣減低。其實國劇的藝術價值極高，並不因一些趨時的人興趣轉變，而任其沒落，而應努力振作，使其再放異彩。

要使國劇重振，主要的是要使國劇有吸引多數欣賞者的魅力。那就是發揚既有的美點，創造新的優點，這一切都要由新創作劇本開始。有好的劇本，才有好的劇情，加上好的音樂、好的唱腔、美的表演、動人的情境。如此，自然會有很多人來欣賞。至於近年演出許多仿大陸錄影帶的戲，那不過是「拷貝」而已，毫無意義。藝術必靠自己的智慧去創造，抄襲人家的全無價值。甚至為了出奇致勝，怪腔怪調，或粗陋不堪，連地方戲野台班的戲都揚出來唱，更是自走下坡了。

希望國劇界的朋友，大家共同努力，力爭上游，自己多創作，明年能有更多更好的國劇劇本，能演出更好的國劇。



徐文光

15. 12. 16 生

湖北嘉魚人

中央大學、陸官廿一期砲科畢業

經歷／

連營長、廣播電台節目主任、傳播公

司企劃經理

現職／

復興電台「國劇廳」節目製作兼主持人

作品／

秦香蓮後傳、折箭為盟

編改「寶蓮燈」中「劈山救母」一劇

修定「天下第一家」、「楊金花」、

「百花公主」、「雅觀樓」等劇

丹心旗

國劇劇本第一名 徐文光

劇本大綱

宋時，遼邦屢犯邊境，宋王怯戰求和。遼王派大都統耶律休為特使，率兵進入河東重鎮忻州，明為議訂和約；實欲進窺中原。忻州大使陳全忠，率子陳南屏奉旨迎賓，備受屈辱，以顧全大局，容忍未發。

民女岳霞飛文武雙全，耶律休仗勢強娶未遂，殺害岳氏全家。霞飛倖免，乃夜入行館行刺耶律不成，避至太守衙中。遼將耶律強入搜查，被陳南屏殺死，陳太守急命二人走避，入山聚眾，共驅遼寇。已則備受苦刑，以身殉國。

陳南屏與岳霞飛據雁翅嶺，正圖舉事，遼邦大兵搜山。乃分路突圍，岳女遁入九曲山，被林場主人孟七公收留。陳南屏投效蒙州元帥段雄才帳下，並以襄應外合之策，說動段元帥興兵接應。復號召各地志士改裝分批潛入忻口，中秋之夜，突襲行館。耶律就戮，兩兵合一，遼軍潰退，丹心旗揚，國土重光。

(註：本劇情節，均屬虛構。但盡南北宋諸帝，遼邦、金國外患不絕，義軍事蹟頗多可記者，「構想」應有所本，敬請指教！)

場次

第一場：密謀
 第二場：凌辱
 第三場：夜奔
 第四場：身殉
 第五場：突圍
 休息
 第六場：定策
 第七場：問漁
 第八場：報訊
 第九場：巧扮
 第十場：功成

劇中人物、角色、容裝一覽表

劇中人	角 色	扮 相	服 裝
耶律休	遼邦都統 (淨)	勾黃色、碎臉、紅扎髯、耳毛子	△霸王蓋、長狐尾、黑蟒、玉帶、厚底靴 (翎子) △開打、改良靠虎頭靴、持大頭槍
遼馬圖	遼邦軍師 (文丑)	勾豆腐塊臉，吊搭髯	△八掛巾、八掛衣、福字履、持拂塵
郎 約	遼將 (武淨)	勾藍碎臉、耳毛子	△倒纓蓋、掛小狐尾、改良靠、虎頭靴、佩刀、牽「犬形」
陳全忠	忻州太守 (生)	俊扮、黑三髯	△第二場——忠紗、紫官衣、玉帶厚底 △第四場——卸官衣內素箭衣、大帶甩髮、厚底靴

孟 瑛	孟七公 場主	虞世昌 宋義士 扮漁夫 (生)	段雄才 宋元帥 (生)	況 復 陳南屏義弟 (武丑)	岳霞飛 俠女 (旦)	黎善從 宋特使 (文丑)	陳南屏 太守之子 (小生)
孟七公之女 (旦)	九曲山林場 (淨)	俊扮、白色二濤髻	俊扮、黑三髻	搽紅臉勾眼鼻窩	勾元寶丑臉、五縷 吊搭髻		
梳雙抓髻、繫絲帶、簪花	白滿髻	俊扮、白色二濤髻	俊扮、黑三髻	搽紅臉勾眼鼻窩	勾元寶丑臉、五縷 吊搭髻		
△第八場：穿綉花禪子襖，繫腰巾、彩鞋 △第九場：改扮著竹布衫褲。	△古銅色、鴨尾巾、英雄衣、褶子、厚底靴、開打持扑刀	△白髮髻、草帽圈、茶衣褲、高腰白布襪子、灑鞋、持船槳	△夫子盔白，大靠、斜蟒、玉帶、厚底靴 △開打卸蟒、持單頭槍	△改良鑽天盔（或改戴蒼蠅罩）。黑褶子、縵子、大帶、綁腿、灑鞋（或薄底靴） △第九場——改扮包頭巾（衣同上）	△第二場——梳大頭、簪白花、白色面牌、戰襖戰褲，繫白腰巾、藍白色彩鞋背劍 △第五場——加披素花褶子 △第八場——加穿月白色帔 △第九場——改扮穿竹布衫褲	△奸紗帽、綠蟒袍、玉帶、朝方	△第二場——白色軟紮巾、開髦箭衣、縵子、大帶、厚底靴、寶劍、馬鞭 △第五場同前但加孝綢子 △第九場——改扮差官、戴大葉巾。馬掛、箭衣、搯「公文封」、馬鞭、厚底、大帶。 △開打同第二場脫開髦

守城官	遼方(淨)	揉臉、畫眉子、眼 鼻窩及連鬚鬚鬚	戴鞋帽、箭衣、馬掛、大帶、厚底靴、佩刀
中軍	遼方(生)	俊扮、黑三髯	中軍盔、開氈、厚底靴
媒婆	宋方義士(彩旦)	俊扮、蘇髻、簪大 紅花一朵。	穿彩旦衣、繫裙子、彩鞋、持繡花手中
新娘	宋方義士(旦)	梳大頭、簪紅花	△鳳冠、霞珮、宮裝、彩鞋 (或著女蟒、玉帶、內穿戰襖、戰褲、脫下開打)
眾衙役 (趕吹鼓 手及轎夫)	宋方(末)	俊扮	紅氈帽、皂隸衣 持大鑼、鏡鈸、噴吶等響器、轎夫四人，或一人持「小帳子」
宋將 (二— 四人)	宋方(武生)	勾臉俊扮各二人	△紫大額子、虎頭盔、紫絳色大靠、厚底 △紫小額子：紫綠色大靠、厚底
遼將 (二— 四人)	遼方(武淨) (摔打)	勾各色碎臉	△獅子盔、紫藍色軟靠、薄底靴 △荷葉盔，紫紫色軟靠，薄底靴
眾義士 (四人)	宋方(武行)	俊扮 揉臉	△黃老虎帽、上手衣、薄底靴
遼兵	遼方(武行)	揉臉	△黑老虎帽(或黑包頭)、下手衣、薄底靴
龍套(四人)	宋方(末)	俊扮	△白色報子巾、白龍套衣、白色門槍旗、薄底靴

△特別砌末：(一)丹心旗兩幅一大一小、旗淡白色、鑲黃邊中有紅色心形，內繡黑色「義」字，旗為岳霞飛及陳南屏專用。

(二) 獒犬犬形較一般兇惡碩大，郎豹用。

第一場 密 謀

(沖頭，幕啟，遼邦特使耶律休坐高台，軍師達馬圖、遼將郎豹牽異種獒犬侍立，眾副將、遼卒環列。)

(大鑼冒兒額)

耶律休(唸)：雄踞北塞有數秋，

宋王怯戰把和求；(小鑼兩擊)

某今奉了狼主命，

耀武揚威(冷錘)入忻州。(大鑼單起鳳點頭)

某——(倉)大遼邦狼主駕前兵馬大都統——耶律休。(住頭)可笑那宋王無能，劃地求和，狼主命我

以為特使，進駐忻州。啊……：遼軍師，有何高見？

達馬圖：啟都統，此番進駐忻州，名訂和議，實應藉此屯兵，待機謀奪中原。想那忻州乃是河東重鎮，太守陳全忠頗有

才能，所領兵將，標悍善戰。況且他平日寓兵于農，一旦有警，全民皆兵，此人不除，必為後患。

耶律休：這——依軍師之見呢？

達馬圖：依屬下之見，可派遣先行軍使，去至忻州，見了那陳全忠，刻意侮蔑刁難，先挫其志氣。如若不服，正好藉口

他不遵盟約，無意求和，將他拿下。那時節大都統師出有名，乘機興兵，南進中原，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耶律休：此計甚好，就命軍師，以為先遣軍使。郎豹(在)命你率同本部人馬，隨同前往，某家隨後就到。

郎豹：得令。

達馬圖：正是，(扎)(唸對)藉口和議生計巧，

郎豹：(接唸)軍師果然智謀高。(沖頭二人同下)

耶律休：兒郎的……(有)此番前去，刀槍要明亮，(倉采倉)軍容要雄壯，(采台采倉)隨令某家、帶馬忻去者、

(啊)(站斜門，急急風，倒脫靴下)

第二場 凌 辱

(快長錘，四兵丁引忻州太守陳全忠上，鳳點頭)

陳全忠：(唱西皮散板)守忻州，承君命，遼使迎奉；(反長錘)

(轉流水)

忍屈辱，不由我，激憤滿胸；廟堂上，

偶和議，仇快親慟；官職小，欲迴天，乏力可從；喜的是，眾百姓，（轉散板）民心可用。（幕內搭架子：公子到）

陳全忠：哦，南屏兒回來了，叫他快快前來。（單起大鑼鳳點頭、唱末句散板）（唱）：待時機、驅遼寇、重顯我漢家

威容。（住頭）

兵丁：有請公子！（望家鄉，陳全忠之子南屏急上唱娃娃調快板）

陳南屏：（唱）奉父命，回忻口，晝夜兼行；

路途中，眾百姓，激憤不平；

赴國難，同敵愾，人人效命；

見爹爹，籌良策，拯救生民。（住頭）參見爹爹：

陳全忠：我兒來得及時，隨定為父會見遼使去者！（「三槍」，眾走圍場（下場門）設座，陳全忠坐下，眾人侍立）（幕內搭架子：大遼邦特使駕到）（急急風，郎豹率遼卒上）

郎豹，呔！（一鑼）你們那個是陳全忠？

陳全忠：忻州太守陳全忠在此！

郎豹：陳全忠！（五鍾），少時我國特使到來，爾等要大禮恭敬！（它采它）小心伺候，（它采它）你要與我（三鑼）

（仔細了！有請特使，（噴吶「風入松」，四壯卒抬大轎，達馬圖隨上）

達馬圖：（傲慢）大遼特使車駕在此，還不大大禮參拜！！

陳全忠：大宋忻州太守陳全忠，迎接特使，（長揖不拜）

達馬圖：啣，（五鍾）大胆陳全忠，小小的太守，見了我邦特使，因何長揖不跪。

陳全忠：（冷笑）嘿嘿……（一鑼）

達馬圖：呵？你為何發笑？

陳全忠：我奉旨迎賓，王命在身，如同特使一般，以常禮相迎，有何不可？（一鑼）你！不過是隨參末議之輩，不明儀

節，不識尊卑，竟然在此大言不慚，好生無禮，豈不可笑！（它）

郎豹：你住口！（倉采倉），此位（指達）乃是我大遼邦軍師達馬圖，你竟敢恥笑于他？來呀！（有），拿下了，（

陳南屏憤怒欲上，幕後百姓鼓噪聲）

陳全忠：且慢！（倉）兩國交戰，尚且不斬來使，議訂和約，怎可兵刃相加。我陳全忠縱能忍此屈辱，豈肯任由國家百

姓蒙羞，我勸你快快請出特使下轎相見，若再遲延，恕不奉陪，我便回府去了。（倉）

達馬圖：（陰險地）怎麼著，陳大人一定要特使下轎見你？

陳全忠：我已盡迎賓之道，他不下轎，于禮不合。

達馬圖：好、好、好陳大人請迫近前來，待我恭請特使與你相見。（陳南屏隨上作防備介）（達揭開轎簾一半時，（撕

邊——）

陳全忠：忻州太守陳——呵！（此時猛然見轎中的獒犬踞坐撲向陳全忠）（陳南屏順手一劍，將獒犬劈死，轉刺向郎約開打，眾百姓上，痛毆達馬圖，（亂錘中幕內搭架子）

大宋朝特使到——

大遼邦特使到——

（急急風中，宋使黎善從，遼使耶律休兩邊同上）

（各自勸阻己方）

達馬圖：嗚！胆大陳全忠，你縱容部下殺死特使的愛犬；鼓動刁民將我打傷，今當大都統在此，你還有何話講！

耶律休：陳全忠！你分明是藐視我邦，阻撓和議，聚眾謀殺特使，你：你：該當何罪？（倉）

陳全忠：適才我以禮相迎，那達馬圖刻意屈辱于我倒還罷了；這特使大轎之中，居然坐的是一隻惡犬。（倉）（冷笑）

嘿！（諷刺地）命我大禮參拜，也無關緊要，（嚴厲地）難道說，你們遼邦的特使，都是些披毛畜生，傷人

的惡犬不成！（倉）今有我朝特使黎大人在此，這和約訂與不訂，由他作主，左右（有）回府！（倉）

耶律休：（氣結無言可對）：這！那個聽你絮絮叨叨。郎約！（在）將他拿下了。（眾人鼓噪）

黎善從：且慢！（對耶律休使眼色）（再對陳）陳大人休再多言，達軍師暫且息怒，此事交由下官處理。呵，大都統，

遠道而來，鞍馬勞頓，請至官驛歇息，明日再議如何？

耶律休：哼，若不看在黎善從的面上，豈能與你（指陳）干休，這兒郎的：（有）將這忻口城圍圍住了（呵）（遼兵

交叉挖門兩邊下）

黎善從：大都統請——

耶律休：哼！（撞全鐘下）

黎善從：（隨下再回頭對陳全忠）陳大人，為官多年，還是這樣的傲氣，不明逢迎之道。（嚴厲地）這講和之事，如有

差錯，奏明聖上，必降重罪，你回衙聽參吧！（下）（陳南屏下場望門，撕邊一鐘，回身再看眾人，撕邊一鐘

陳南屏：好奸賊！（走馬長錘）（唱西皮散板）

遼賊欺人太猖狂，

惡犬高踞藐我邦，

恨只恨，黎善從把廉恥喪，

卑顏求和壓忠良，

滿腔熱血——（一鐺）

悲憤難當——（拔劍欲追下，陳全忠攔阻）

陳全忠：

（接唱）忍辱負重且商量，兒呀！（叫起來再唱）為父周旋再相讓，

我兒招兵上山崗，（眾百姓稱善：好、好）

眾位父老抬頭望！（打風點子）（風聲效果）——

眾人合唱：

（空匡）風起雲湧驅虎狼。（四擊頭，各人身段亮住）

（幕急落）

第二場 夜 奔

（荒山殘照 岳霞飛上走邊）

岳霞飛：

（唱新桂令）（身段）

西風殘照，疏林蕭條，

蓬蒿掩，疾行羊腸道；

恨那律，逞兇殘暴，

念血仇，熱淚灑征袍，

誓把遼賊首級梟。（住頭）

（唸）家園難回首，

身繫血海仇，（兩小鐺）

一劍單身入忻口，

要取——（它）耶律頭。（住頭）

我——岳霞飛，可恨遼邦都統耶律休，強行求婚未遂，將我全家殺害。是我拚死逃回南朝，聞得那賊奉派出使，去了忻口，我不免趕至忻口，夜入行館，手刃賊子，扳我血仇便了！

（大鐺冒兒頭，唱雁兒落尾聲）

（唱）一宵兒，奔走荒山道，

嘆孤女，身世零凋，

到忻口，拚得命來，（唸）耶律休呀，賊子！

（唱）定把你，賊頭梟。

(身段) (「叫頭尾」兩番，「四擊頭」亮相，急急風下)

第四場 身殉

(扭絲，陳全忠率陳南屏，沉復上唱西皮散板)

陳全忠：(唱)惱恨耶律忒狂傲——(倉)

(幕內：「拿刺客」、「拿刺客」、「越牆而逃」……)

陳南屏：呵？(唱)行館為何鬧嚷嚷？

(水底魚，岳霞飛倉惶上，亂錘，陳南屏扶住)

岳霞飛：兒子救我！(暈倒)

陳全忠：快快攙至後面(沉復扶孟下)

(沖頭，郎豹率遼卒上，撞金鐘與陳全忠相遇，二人推磨、住頭)

陳全忠：(虛與委蛇)呵，郎將軍，寅夜至此，為了何事？

郎豹：適才大都統行館之中，有人行刺未成，越牆而逃，你這太守府衙與館驛只有一牆之隔，這刺客定是藏在你府。

陳全忠：將軍此言差矣，我父子正在此講話，並未見有人在此呀！

郎豹：住口！(五錘)分明是今日迎賓之事，你那心中不服，故而差人行刺大都統。那裡容得，這兒郎的，(有)

兩廂搜來！(呵)

陳全忠：且慢！(倉)刺客明明不在此處，你血口噴人，我這大宋太守府衙豈能容你在此放肆，南兒！(在)送客！(拂袖，倉)

郎豹：大胆陳全忠，窩藏刺客，圖謀不軌，(拔刀)休我看刀。(大鐘冒兒頭，陳南屏上前以空手奪刀，反手將郎豹殺

死，眾遼卒逃下)

陳全忠：(叫頭)哎呀兒吓，你將郎豹殺死，那耶律休豈肯善罷干休，這——這——(亂錘)(叫頭)爹爹呀，殺死郎豹未

能消我心頭之恨，一不做二不休，待兒帶領家將，闖進館驛、殺死耶律休，除去黎善從，再與眾家弟兄去至山

中，招募義軍，共抗遼賊！(它)

(沉復、岳霞飛同上)

岳霞飛：且慢！(向陳全忠)小女子岳霞飛，因報父仇，行刺未成，此事乃我一人所為，怎能連累伯父、公子，待我前

去自首！(欲去)

陳全忠：不可！岳小姐一片忠義肝胆，令人欽佩。只是妳若前去自首，豈不是自投羅網，枉送了性命嗎？（亂錘）這這……

（幕內：大都統到！）

那耶律休果然來了，南兒與沉賢姪保護岳小姐後園逃走，待我用言語搪塞一陣，快去快去！

陳南屏：姪兒怎能捨下爹爹！

陳全忠：為父的麼？（倉），唉！事已至此，多言無益，為國珍重，莫以老夫為念，你們速速地去吧！（轉身）

（抽頭，陳、沉、岳三人頓足急下）

（急急風，遼卒、達馬圖、耶律休上）

陳全忠：迎接特使。

耶律休：（不由分說）啞！（五錘）大胆陳全忠，窩藏刺客不報，殺死郎豹，你……你該當何罪哇！（倉）

陳全忠：呵，大都統，進得府衙，不問青紅皂白，說是下官窩藏刺客，殺死郎豹。你在我這太守大堂之上，耀武揚威，

口出狂言，真正的無禮！（倉）

耶律休：住口！（五錘）那刺客越牆而過，逃到你的衙中，忽而不見。不是你有意窩藏人犯，就是你蓄意謀刺于我，你

……你還敢強辯麼？

陳全忠：我蓄意謀刺，窩藏人犯，是何人得見？（倉）那個的見證？（倉）你無事生非，若不念你身為遼邦特使，定要

將你掄了出去。

耶律休：好惱！（快大鑼風點頭）（唱西皮搖板）

（唱）陳全忠大胆小犯上，

謀刺特使罪非常；

人來將他來細綁，

看你猖狂不猖狂。

來吓！（有）將他剝去袍服，重重的打！（呵）

（九鑼半中，陳全忠卸蟒，除帽，甩髮，四遼卒右扯）

「打打打倉倉采倉」，左扯「打打打倉倉采倉」，架起陳全忠，「崩登倉」，陳起坐子，大叫！

陳全忠：冤枉——！（倉）

耶律休：陳全忠（快五擊頭）你為何口稱冤枉。

陳全忠：耶律休！（倉采倉）你口口聲聲說我主謀行刺，又道我縱子行兇。既無見證，怎能拿我，（倉）那郎豹進得府

衙，惡言相問，我好意說明，（稍快）他是拔刀就斬！（倉）我兒南屏，見此情景（快）他是怎能不阻？怎能

不攔？空手奪刀，殺死郎豹，乃是不、得、已而為之。你既問起情由，我是（更快）不得不言；不能不辯，似你這樣不問情由、不論是非、一味刑求，豈不是大大的（倉）冤枉——！（倉）

耶律休：那個聽你巧言詭辯，這兒郎的！（有），打……

（亂錘中，遼兵棒打陳全忠，走槍背，「撕邊」甩髮，再起坐子，亂錘接快西皮導板頭，唱導板）

陳全忠：（錘唱憂調）無情棍，打得我，皮開肉綻！（走馬長錘）

（散板）打得我，鮮血淋，怒恨沖天！（倉）

料不想，耶律賊，兇狠狂亂！

到如今，受苦刑，何處訴冤！（倉）

（左右一看）（扎、扎、扎、扎、倉）哇！

（唱）看起來，今日裡，有口難辯！罷！

（快扭絲）（唱）：拚一死，這罪名，我一人承擔，

（叫頭）耶律休吓！狗奸賊，你分明是藉事生非，要亡我大宋江山，似你這等狼心賊子，恨不得食爾之肉、喝

爾之血，方消我心頭之恨，我與你拚了吧！

（亂錘中，陳撲向耶律，被亂棍打開，再撲上被副將一劍刺死、倒下）

（沖頭、黎善從上）

黎善從：（見陳屍）呵，陳全忠因何被殺？

耶律休：他謀刺未成，放走入犯，又縱子殺兒郎豹，其罪該斬！（倉）

黎善從：這個——

耶律休：嗯……（倉）

黎善從：（見風使舵）待下官奏明我主，就說他不遵聖命，阻撓和議，又縱子行兇，謀殺特使，有傷國體，已然畏罪自

盡。大都統你看如何？

耶律休：哼哼，便宜了他，這兒郎的！（有）將屍首拖至荒郊，不許掩埋，違令者斬，回轉行館去者（呵）（急急風下

、黎隨下）

（二道幕落）

第五場 突圍

（廟門立一大「義」字旗）

(二道幕啟，荒山古廟外，大雪初霽、朔風透骨。陳全忠戴孝巾，立于山坡(砌末)上，負手遠眺，背景國樂起，「黃導板」過門舞出：

陳南屏：(唱) 彤雲起，大雪降，朔風陣陣。(倉啞啞風聲) (迴龍) 嘆嚴親，受苦刑，秉丹心，寧死不屈為國身殉。

(原板) 恨耶律，茶生靈，兇狠殘忍，

我朝中，奸佞屈，怕死貪生，

欺君王，瞞百姓，和議來訂，

眼見得，內憂外患，又動刀兵。(行法)

(唱) 自從爹爹殉難，是我與況復賢弟與岳家小姐來在這雁翅嶺上，招募志士，待等兵精糧足，好與遼賊決一死戰也，(急錘，頂板唱快板)

(唱) 陳南屏，重遺命，領義軍，眾志成城，萬眾一心，要把賊平。(住頭)

(音樂起，岳霞飛手捧袍服上)

岳霞飛：(唸) 朔風撲面透衣衫，

密縫征袍好遮寒。

(見陳沉思，悄步向前，將袍披在陳的肩上。(小鑼一擊)

陳南屏：(一驚) 呵！賢妹來了，(看看衣服) 多謝賢妹。

岳霞飛：這山風凜冽，南哥要善自珍重才好。

陳南屏：呵！賢妹，你看這大雪初降，山林猶如粉粧玉琢的一般，好不潔淨明亮呀！(唉) 只是如此大好河山，任令敵

騎縱橫，好生令人憂憤。

岳霞飛：南哥不必如此，籌兵抗遼，正當緊要之時。你我雖然身負血海深仇，卻不可憂憤傷身，意志消沉，還望你振奮

雄心，墨經治軍，才不負陳伯父的遺訓與弟兄們的期望吓！

陳南屏：賢妹言得極是，愚兄豈敢有負眾望。只是勢單力薄，抗遼之舉，遲未成行，我心中不安耳！

(沖頭打上況復)

況復：兄長，大事不好！(倉)

陳南屏：賢弟有話慢慢地講。

況復：那耶律休所遣人馬搜山來了。(倉)

陳南屏：哦……(略一思忖) 有請眾位義士！

況復：有請眾位義士！

(張英、李勇、趙義、王忠四人沖頭打上)
眾人：參見大哥。(行禮介)

陳南屏：況復賢弟報道，那那律休派兵搜山，眾位弟兄有何拒敵之策？

張英：大哥，這雁翅嶺山勢奇險，我與居高臨下，固守頑抗，那遼賊其奈我何？

李勇：山勢雖強，無有外援，勢難持久吓。

王忠：縱難持久，也要以死相拚！(倉)

趙義：陳南屏：眾位義士！據險頑抗，難以持久；以死相拚，於事無補。依我之見，不如化整為零，分路突圍，在蒙山一帶，自行集結，一則保全實力，也可乘機尋求外援，共圖大舉。

眾人：此計甚好，就請大哥分派。

陳南屏：為此兵分兩路，張李二位領本部弟兄，隨我前山突圍，況賢弟與趙王二位護送岳小姐及家眷等後山潛行出困。岳震飛：且慢，(倉)(眾人不解)常言道：群龍無首，怎能飛騰，大哥此去，何等兇險，倘有閃失，豈不誤事，況二

哥與趙王二位理應隨護在大哥身旁，一同突圍，才是萬全之策呀！

況復：賢妹雖然說得有理，只是妹——
岳震飛：二哥休得小看了我這一身武藝，若由我帶領家眷潛行出山，即使是被敵圍困，不能全身而退，也可有聲東擊西

，牽制敵兵之效吓！

陳南屏：兵兇戰危，賢妹若有不測，豈不教愚兄飲恨終身嘍！

岳震飛：(急錘，頂板，唱流水)

從來兵兇戰多險，

那有畏縮能保全，

掌戎機，謀能斷，

事不宜緩，你莫再遲延

陳南屏：好吓！(大鑼鳳點頭，起導板頭，唱西皮小導板)

眾位義士回營轉——(快扭絲)(唱搖板)

但聽號角——突圍出山，(呵，眾急下)

回頭便把賢妹喚！(倉)(大哥)

此行處處有艱難，(用手指座門內大旗)(倉)

這丹心旗——(撕也)(倉)

交付妳，好生保管！

(撤鑼、亮住) 請！(與況復急下)(快扭絲)

(岳霞飛目送陳、況二人，回身走向丹心旗，以手扯旗
在單起大鑼風點頭中亮住。)

岳霞飛：(接唱：末句)

但願它——(指旗)(倉)

揚天下——

功成團圓。(撤鑼、撞金鐘、住頭)

(幕急落)

——休息——

第六場 定策

(嗔吶，場面齊奏曲牌「水龍吟」，四龍套、四上手引宋帥段雄才上)

段雄才：(點絳脣)統領帥于，掃却狼煙；義旗懸，共抗兇殘，

指日(倉)復河山。(水龍吟合頭，歸大座)

段雄才：(唸詩)笙歌舞斷羨藜砂，

荏苒遍地賊騎踏，

孤忠迴天却乏力，

恨興亡，英雄怒煞！(住頭)

本帥——段雄才，(倉采)宗室為官，鎮守這蒙州一帶，遼賊耶律，以訂約為名，進駐忻口，殘民以逞，百姓塗炭，本帥未奉聖命，不能解民倒懸，只得招兵募馬，伺機而動，正是！(扎)(唸對)待等風雷傳令號——

(幕內：二位義士到：)有請，(陳南屏、況復上)

況復：(接唸)雲龍飛虎聚英豪。(五鍾)(進帳)陳南屏、況復，參見元帥。

陳南屏：

段雄才：二位少禮，這幾日未曾巡視義軍操演，想必更加精進的了。

陳南屏：南屏等自忻口冒死突圍以來，多蒙元帥收留，生養將息已有數月，眾位弟兄，一個個精神抖擻，鬥志高昂，只

等元帥一聲令下，斬將奪旗，必能驅逐遼寇，還我河山！

段雄才：二位義士豪氣千雲，眾位弟兄壯志可嘉，本帥雖然守土有責，只是未奉聖命，不得擅離防地，眼見得百姓流離，卻是愛莫能助；滿腔激憤，却又無計奈何？

況復：元帥憂國愛民，我等莫不敬佩，只是朝中奸佞當道，坐視遼賊猖狂，這大好河山，何日才得光復？有道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帥何不當機立斷，點動人馬，興兵除遼，我弟兄願作先驅，誓死相隨！（倉）

段雄才：這個——若是奸臣搬動是非，聖上降罪，解除了我的兵權，這光復河山豈不越發的無望了嗎？

況復：這——

陳南屏：南屏倒有一兩全之策。

段雄才：有何兩全之策？

陳南屏：想那耶律休，自從霸佔忻口，狂傲自大，耽于酒色，遼兵必然疏於防範。我等分批混入城中，元帥可以巡邊為名，選派馬軍，緩緩向忻口接近，待等南屏突襲行館得手，那時元帥的鐵騎從空而降，裡應外合，一舉收復忻州，有此戰功，聖上焉能降罪，元帥三思。

段雄才：哦！（風點頭）（大鑼）（西皮散板）

（唱）陳南屏，一席話，頗有識見；

獻此策，可稱得，一計兩全。

二義士，回營去，巧裝改扮；

待本帥，點精兵，將作後援。（住頭）

（唸）就依南屏之見，二位速速回營準備去吧！（段側下）

陳南屏：謝元帥！（大鑼風點頭）（唱西皮散板）（對況復）

（唱）賢弟先回忻州轉，（卻是為何）

尋訪霞妹說根源。（哦哦）

八月十五吓——巧改扮，（是、是、是）（快扭絲）

一戰功成慶團圓——（遵命）請！

（四擊頭，兩人分下）

（二道幕落）

第七場 問 漁

漁 (二道幕啟，江畔、對岸山景，小鐮打上漁夫持槳划船介)
夫：(唱山歌)

一簑一笠一扁舟，

一丈絲線一寸鉤，

一曲高歌一樽酒，

一人獨釣一江秋。逍遙哇，逍遙哇呵！

(沉復幕內：走吓！水底魚打上)

沉 復：是我奉了大哥之命，先回忻州，尋我霞飛妹子的下落。只聽人言，他突圍失敗，多半藏在九曲山中，因此日夜

兼行，來到江邊。看！(小鐮一擊) 那旁有一小舟，待我向前問來，喂——漁老丈！

漁 夫：是何人高聲喊叫，驚走了我的魚兒！(搭眉遠眺介)

沉 復：請問老丈，到九曲山該怎麼走哇？

漁 夫：(心中一動) 這九曲山麼！(正是) 你來看，渡過江去，對岸就是九曲山了。

沉 復：如此就請老丈渡我過江。

漁 夫：我這是打漁的船兒，從不載客的呀！

沉 復：我有要事在身，老丈行個方便，我是重金答謝！

漁 夫：這重金答謝麼？好、好、好看在銀錢的份上，我就渡你一回。

沉 復：多謝老丈。

(小舟擺岸，沉上船介，打「水點子」倉郎……小舟離岸二人身段介)

漁 夫：啊壯士！風塵僕僕從那道而來呢？

沉 復：(不在意地隨語答話) 呃！從京城而來。

漁 夫：為了何事要去九曲山呢？

沉 復：(警覺) 尋訪親友。

漁 夫：(試探) 找的什麼人？是男的呢？還是女的？(大鐮一擊)

沉 復：(心驚) 啊！(故意緩緩地)，我說老人家，少管別人的閑事，你還是好好地划您的船吧！(此時漁夫故意

使小舟一晃動(倉啣——) 啊啣！(身段介) 你倒是留點神呀！

漁夫：我看你神情詭秘，不是官府的密探，定是耶律休的走狗！（倉）（停船不走）

況復：呵！老丈不可誤會，我實在是有一事在身，你快快將我渡過江去，我是重重的酬謝！

漁夫：哼！你若不說個明白，是休想過得江去！（倉）

況復：哦！聽你這個「話碴兒」，你也不是尋常的打漁人。

漁夫：本不是打漁之人。

況復：吓！你為何攔阻于我，（故意地）哦！是啦！想必你不是官府的密探，定是那耶律休的走狗！（倉）

漁夫：哈哈！他倒反咬了我一口，我來問你，你可是姓「況」！

況復：呵！（故示輕鬆）你呀！你再別誑我啦！

漁夫：你名叫況復！（倉）老漢當年隨岳小姐突圍之時，曾見過一面。

況復：哦！（腰中取出匕首，唸「暗語」看他是否自己人）呵！老丈！「弟兄三結義」！（作三指手勢）

漁夫：（接唸）（用細指一伸）莫忘丹心旗！哈哈——果然是況二爺到了、老漢虞世昌，適才惟恐誤認，才戲言相試，況二爺莫怪。（二道幕落、換景）

況復：豈敢，虞老丈因何在此？可知道岳小姐的下落？

漁夫：我正是奉了岳姑娘之命，隱身江邊，作一耳目呀！

況復：照你這麼說，我那霞飛妹子果然在九曲山中了。

漁夫：正是如此，只因突圍失散，岳姑娘被這九曲山林場主人孟七公所救，是她借招募林場工人為名，集合舊部，待

機出擊，只是不知陳公子的下落，正在為難，況二爺來得正好，待我速送你上岸，去見岳姑娘便了。（撐船

介）

況復：多謝虞老丈，（走馬長錘，兩人亮高矮相，急下）

第八場 報訊

（二道幕啟：九曲山林場。天景：弦月孤星，山居斗室，一几兩椅，桌上置「丹心旗」孤燈。岳霞飛倚窗沈思、國樂揚起「反二黃搖板」過門溶出——）

岳霞飛：（唱）望山月，透窓櫺，夜闌人靜，

憂國仇，思家恨，倍覺——（轉「中三眼」）淒清，

在忻口，刺元兇，險遇不幸，

過南屏，全結義，共抗遠兵，

分別突重圍，

血戰脫困境，

到如今他——他生死不明無音信，

我困居山林雁無憑，好不傷情！（行弦）

（見旗）

（唸）我與南屏臨別之時，他將這丹心旗交付於我，言道：待等這大旗飛揚，國土重光，就是相見之日，如今見旗思人，生死茫茫，怎不令人懸念也——（轉二黃原板）

（唱）撫義旗，念南屏，柔腸百轉，

孤忠恨，烈女淚，濕透衣衫。（切弦）（取旗介）

（唸）義旗呀！丹心旗！（改唱「西皮」，頂板流水）

（唱）歷經艱險雖破綻，

丹心正氣猶宛然，

耐得幾番風雨勁，

一樹梅花傲霜寒。

（林場孟場主之女孟瑛領况復小鑼急上）

孟瑛：霞姐姐、霞姐姐。（轉回身來問况）喂！你叫什麼來着！

况復：我叫况復。

孟瑛：霞姐姐，有個叫况復的要來見妳，妳快點開門啲！

岳霞飛：（一驚）况復，二哥來了（開門介）二哥在那裡？二哥在！（倉）

况復：賢妹！（亂錘）

岳霞飛：（忙不及待）二哥，你！你怎生至此？南屏他——

况復：（故意地）我說賢妹呀！你先讓愚兄我歇歇腿，喝口水，緩過氣來再告訴你成不成？

孟瑛：那我給你端水去，還得弄點酒飯是不是？

况復：小姐，我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行禮介）

孟瑛：別踉啦！小心跌跟斗。（笑下）

岳霞飛：二哥還是這樣風趣！

况復：得啦！你也別再誇我，我這就告訴妳吧！南屏大哥已然安全突圍，與我一同暫歸蒙州段元帥帳下。

岳霞飛：哦——隨行的弟兄呢？

况復：多半無恙。

岳霞飛：他既然出困，為何不來尋我？

况復：只因段元帥命他收容舊部，招募新兵，這軍令可不是鬧著玩的，那能說走就走呢？

岳霞飛：那二哥你——是怎樣來到此處呢？

况復：是那段元帥聽了南屏大哥一番建言，就要點動兵馬，共除遼賊，這才命我先行回轉忻州，尋找你的下落，多虧江邊的虞老丈指引，才得相見，這回你該放心啦！大哥也不用擔心啦！二哥我這兩條腿也快跑斷啦！哎喲……我這是為了誰呀！

岳霞飛：（羞）多謝二哥，請受小妹一拜。

况復：起來，起來，自家兄妹，我跟你鬧著玩的。說正格的，大哥約定，八月十五日會師忻口，共除遼賊！（倉）

岳霞飛：怎麼講？（抓住况手向前）

况復：八月十五會師殺賊吓！

岳霞飛：（悲喜交集，「撞金鐘」中胡琴起二黃散板過門）

（唱）聽一言，不由我，淚如雨下，（倉）

又是喜，又是悲，百感交加，（倉）

喜的是，他無恙，免、我、牽掛，（緊接唱下句）

卻心酸，念南屏——人在天涯——。（住頭）

况復：賢妹不必如此，相見之日不遠，理應高興才是。

岳霞飛：這——（拭淚介）小妹失態了。

（孟瑛端酒茶急上）

孟瑛：酒來飯到，山居野味，不成敬意，况二爺莫怪！

况復：瞧瞧！妳不也跟我躑上了嗎？小心——

岳霞飛：（全）摔個大跟斗（全望）

孟瑛：霞姐姐，我爹聽說况二爺來了，要來見上一見！

况復：（正在吃飯）不成、不成，怎能勞動老爺子大架，等我吃完了飯；喝完了這杯酒，再去給他老人家請安去！

岳霞飛：孟家伯伯，不拘小節，是性情中人，只怕他已然來了。

（孟場主幕內，嗯哼！）

孟瑛：霞姐一猜就中，老爺子可不是來了嗎！

（况復急忙整齊衣衫）

孟七公：(五鍾上) (唸對)

虎老雄心在，

報國待時來！(三人出門迎介)

三人：伯父、老場主，請到裡面！
爹爹

孟七公：請！吓哈……(進門分坐)

呵，況先生駕到，招待不週，多多見諒！

況復：老場主如此相稱，豈不折煞晚輩了！

孟七公：這——好好好，恭敬不如從命，老夫就托大叫你一聲況賢侄可好哇？(況起立；豈敢)請坐！

岳霞飛：原應如此相稱才是。

孟七公：況賢侄，(伯父)此番進山，必有陳公子的消息。

況復：侄兒正要稟告老伯，南屏大哥已勸說蒙州段元帥發兵接應，我等八月十五在忻口會合。

孟七公：(哦……)但不知怎樣的會合呢？

況復：各位弟兄分批潛入忻口鎮，突襲館驛，那段元帥的騎兵在城外接應，裡應外合，一舉破敵。

岳霞飛：伯父老謀深算必有高見？

孟七公：此計甚好，只是忻口城關防甚嚴，通行不易吧？

況復：弟兄們扮作行路客商，混入城中。

孟 瑛：(拍手)那該多好玩呀，爹爹我也要，咱們也扮一個——(思忖介)扮一個跑江湖的雜耍班子，爹爹是班主，霞姐姐跟我是您的女兒，能唱小曲說平話，況二哥是你的徒弟，他的一身武藝，可以使槍弄棒，您瞧瞧，

有文有武，咱們這個「孟家班」還真齊全吶。

孟七公：嚶——議論大事，妳又來頑皮。(心裡頗以為然)

岳霞飛：瑛妹說的頗有道理，扮作江湖藝人，既可遮人耳目，也可公然攜帶兵刃，況且我和瑛妹俱是女孩兒家，多說幾句好話，諒必不會多方刁難我們。

孟七公：這個——

孟 瑛：我倒想起來啦！每年中秋，忻口城「關帝廟」都有酬神的廟會，咱們正好說是「趕廟會」、「拉場子」的，當場耍一套給他們瞧瞧，那些把關的遼兵一樂，就放我們過去啦！

孟七公：唔——(摸摸鬍口，已然心動了)

況復：老場主，瑛姑娘此計，倒也可行，只是風險大了些，萬一沉不住氣，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呀！

孟七公：况賢侄慮得極是，小女此計雖欠週全，但時機緊迫，別無良策。有道是，生機須向險中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倉）待老夫召集弟兄們，一同前往便了，（大鑼鳳點頭）

（眾人齊豎大姆指稱讚介。）

（唱西皮搖板）多年積憤今舒暢，

況復：（接唱）寶刀未老更剛強！

孟七公：（接唱）但等到，中秋日，改裝前往——（空匡）

岳霞飛：（將旗一抖與孟瑛同展開旗面——）

（唱末句）

丹心旗——（倉）

聚義師——

國土重光——

（幕急落）

第九場 巧扮（戲中串戲）

（陳南屏幕後：「走哇」，撕邊，一鑼亮住，陳改扮差官模樣，身負「公文封」乘馬上，四邊靜，走身段）

陳南屏：（唸）集英豪，驅遼寇，

巧改扮，入忻州，

中秋之夜共聚首，

收復失土報國仇！（住頭）

俺！（倉）——（掩飾介）（左右一望）陳南屏，（倉米）約定今晚三更，突襲耶律行館，是我扮作差官模樣

，要闖進忻口，天色不早，就此馬上加鞭。

（水底魚圓場，二道幕啟，城門，一遼官、二遼兵席地而坐，正在飲酒。遼官見陳到，起立喝問！）

遼官：呔……（倉）什麼人擅闖城口，還不下馬！

陳南屏：俺乃黎善從黎大人帳下差官，奉命進京公幹，事畢回來，並有緊急公文（轉身背向遼官）顯示所携公文封）呈

報黎大人，恕不下馬，（加鞭拱手）請了、請了。（急下：）（遼官方欲追問，幕後鼓樂聲大作，眾志士扮

作迎親隊伍，由媒婆前引，揚長而行）

遼官：站住！你們是做什麼的？

媒婆：喲！老爺，您沒瞧見，咱們這是娶媳婦迎親的呀！

遼官：這轎中是什麼東西？

媒婆：人嘛，什麼東西，難不成還是條「狗」？（與前第二場呼應）

遼官：我却不信，某要搜它一搜。

媒婆：慢點，轎子裡坐的是新娘子，你一個大男人、拿刀動杖的可別嚇著人家，我問你，你娶過媳婦沒有？

遼官：唔，無有便怎樣？

媒婆：這就難怪了，我們這兒有個忌諱！

遼官：什麼忌諱？

媒婆：沒討老婆的人，要是偷看人家的新娘子呀！

遼官：怎麼樣？

媒婆：他一輩子討不到媳婦兒！

眾人：對啦！一輩子討不到媳婦兒！（哈哈——）

遼官：（臉上掛不住），我却不信，來！（遼卒應有）你們上前搜來。

兵甲乙：我們倆也都沒有媳婦兒呀！您不去，我們也不去。

遼官：混賬東西，膽敢違抗軍命，小心你的腦袋，還不快去。（二遼卒無奈向前掀開轎帘）

兵甲乙：喲，真是個漂亮新娘子吔。）

遼官：當真是個新娘子？

兵甲乙：您要不相信，不怕討不著媳婦兒，就自己去看看。

遼官：好了，好了，快走、快走。（揮手放行）

媒婆：（招呼大家）吹打起來！快點走，別誤了吉時良辰（眾人吹打、花轎下、媒婆又回頭對遼官行禮介）我說老爺

，等我辦完了他們的喜事，回來再給您找個花不溜丟的媳婦，您看怎麼樣！

遼官：（京白）那我就先謝謝您啦。

媒婆：好說，我還等不及喝你這碗冬瓜湯吶，咱們回頭見。（急下）

遼官：回頭見——（迷迷糊糊地）

（快長鏈，孟七公、况復、岳霞飛、孟瑛扮作江湖賣藝人上。）

孟七公：（唱西皮散板）

離卻了，九曲山，忻口道上。

岳霞飛：（接唱）扮作了，賣藝人，好把賊誑。（住頭）

孟七公：（向前）這位官爺請了。

遼官：（打量）你們是作什的？

孟七公：我們乃是江湖賣藝的，聞得關帝廟有酬神盛會，因此前來赴會的。

遼官：我家大都統嚴令，這忻口鎮，不許閒雜人等進出，快快走去！（看看况復覺得扎眼）喂，你是作什麼的？（况復裝著沒聽見不答）

復裝著沒聽見不答）

岳霞飛：啊，這位官爺，他是我爹爹的徒兒，自幼就是啞吧，不會說話，官爺莫要生氣。

孟瑛：姐姐，我看這場廟會也看不成啦！咱們到別處去「拉場子」，還怕沒人聽我們姐倆的小曲兒嗎？

遼官：哦！你們還會唱兩句嗎？

孟瑛：那可不！南腔北調，山歌鼓書、平話又曲，我們會的可多著吶；要不要我唱兩句給您聽聽呀！

孟七公：休得胡鬧（取一錠銀子塞到遼官的手中）啊，官爺，這有一茶之敬。有道是：瞞上不瞞下，高擡貴手，我們也

好進城。

遼兵甲：（不高興）喂，老頭兒！這點銀子就能打發我們三個人嗎！（伸手介）

遼兵乙：你瞞得了上（指遼官）可瞞不了下啣（指自己和甲）

孟七公：哦！是是是！（又取銀給甲乙）

遼兵甲乙：這才叫做瞞上「沒」瞞下！

孟七公：是是是！承教了！

遼官：你這老頭兒，倒也知趣，（揮手放行）過去吧！

孟七公：多謝三位官爺！（示意大家進城。）

遼官：（突然地）轉來！

孟七公：啊！官爺還有何事呀！

遼官：我家大都統喜愛的是雜耍曲藝，愛的是美貌姑娘，不如隨我去至行館，你們唱上兩段，好好地侍候大都統，自有重賞。

有重賞。

孟七公：這個——（心中大喜，但故示沉吟）

孟瑛：我不去，我就是怕進衙門！（故意矯情）

岳霞飛：啊爹爹，官爺好心照顧我們父女，況且有賞錢可得，去又何妨呢？（示意）

遼官：還是這位姑娘通情達理。請——（二道幕落換景）

孟七公：（用手勢招呼况復）如此，有勞官爺帶路。

（啞場子、進城門；况復肩抗刀槍靶子尾隨在後，撕邊一小鐘、况復「嘿味」一笑。）

遠官：啊！你笑什麼？（七公、霞飛猛然一驚）

孟瑛：（掩飾）他呀！他想到了行館，有吃有喝，又有賞錢，他怎能不樂啊！（瞪況復一眼）瞧你那付德性！

遠官：大都統威嚴非常，你們要小心了。

孟七公：啊！是是是！

（圓場：二道幕啟，行館大廳）

遠官：門上那位聽事？（中軍官上）

中軍官：作什麼的？

遠官：忻口鎮守城官求見。

中軍：候著（是）有請大都統！

（五鐘，耶律休上。）

耶律休：何事？

中軍：忻口城官求見！

耶律休：叫他進來！（歸中座）

中軍：（對遠官）大都統傳，你要小心了。

遠官：是……（對孟等）你們在此稍候，（是）進內行禮介）參見大都統。

耶律休：罷了，深夜進見，為了何事？

遠官：啟稟大都統，屬下在城門口見有父女三人，口稱是賣唱的藝人，前來赴關帝廟會，屬下見那兩個女子聰明善道

，美貌非常（哦！）因此帶行館獻與大都統。

耶律休：好好好！叫他們進見。

遠官：是，（出門介）你們隨我進來（四人進門介）

孟七公：江湖藝人孟彪叩見大都統。

耶律休：罷了，（立刻被岳、瑛二人吸引。）啊！妳們兩個叫什麼名字。

孟瑛：我叫孟小玉。

耶律休：好好，好名字，哈哈！（問岳）妳呢？

岳霞飛：我叫孟小霞（略側面，以防被認出）

耶律休：哦、孟小霞（再審視）哎呀——我看妳好生面善吓曾在那裡見過！唔——哎呀——怎麼想不起來了。

岳霞飛：大都統，小女子山野草民，怎見得都統金面，大都統說笑了。

耶律休：（見女人就骨頭輕）哦：是我認錯了！中軍！（在）看酒來：（是）（中軍捧酒上）

孟 瑛：(搶過酒壺，一面為耶律休斟酒，一面說)大都統，有酒無歌多乏味呀，我伺候您一段怎麼樣？

耶律休：哦：妳要唱上一段？哈哈……好好妳且唱來，

孟 瑛：那妳先乾了這杯。

耶律休：好好好，先乾這一杯，(飲酒介)乾：

孟 瑛：大都統真是好酒量，(再斟酒)我給您滿上。

耶律休：這酒可以慢慢地飲，這唱嘛我可等不及了。(色迷)

孟 瑛：好！那大都統愛聽些什麼呢？

(註：戲中串雜耍、須視演員本身技藝而定、安排節目以地方戲曲為佳……)

耶律休：(情已難禁)只要妳唱的(伸手介)什麼都好。

孟 瑛：那我就伺候你一段(臨演時準備之)

(唱完了，岳可添唱一段其他的曲子。)

耶律休：(有點酒醉)：唱得好、唱得好！

孟 瑛：好的還在後頭吶：(哦！)唱完了文的，咱們來點武的怎麼樣？

耶律休：某家生平、最愛武藝、武的好！

孟 瑛：如此霞姐姐(倉)舞劍伺候呀(此時長撕邊，陳南屏上高桌子，瞭望介、大鑼一擊)

岳霞飛：是！(不可配樂)(劍套子)(舞至最後)「急三鑼」一劍刺向耶律休)看劍！(三人齊上)

耶律休：(大驚)妳——你就是那岳霞飛，哎呀！(正是你家姑娘、賊子納命來)啊！(大喊)拿刺客！(推桌子，擋住三人。)

(陳南屏經桌子上翻下來，遇見達馬圖帶領遼兵上，一劍將達馬圖刺殺，劈門進入，(霞妹！)

大哥！)這一剎那耶律休已然逃走，遼將上、架住同下)

第十場 功成

(緊鑼、快西皮導板頭)戰馬長嘶連聲吼——

(馬童翻上，「四擊頭」引段上亮相，「望家鄉」唱快板)鐵騎如飛鬼神愁

三軍與爺，(冷錘)精神抖擻——(唱散)

(急急風，圓場，遇耶律休領兵將上，「二龍出水」，列陣，二人架住。)

耶律休：你是何人。

段雄才：本帥段雄才——(削耶律頭「匡采匡」)(呵！)

(唱末句) 為民除害報國仇。(邊唱邊打，掃頭，架住) 殺！(呵——)

(大開打：長短套子由導演安排，但其中應含下列各場：

△岳震飛高台(山坡砌末)搖展丹心旗，開打(下)

△陳南屏持大旗上，耍旗、眾遠兵跌、撲、翻滾。(下)

△耶律休敗上，元帥追上，眾開打，陳南屏、岳震飛下場門上，「看劍」將耶律休刺死！二人跪下，向天祝告

介，拭淚介，段雄才勸慰二人介，推磨至舞台中，眾志士均上場。)

眾人：耶律休已死，遠兵潰退，黎善從不知去向！

段雄才：陳公子與眾位壯士，暫駐忻州，本帥奏明聖上，再行封賞，正是：

(唸對) 一戰功成驅豺豹，

陳南屏(接唸) 同仇敵愾把賊梟，

岳震飛：(接唸) 且看丹心旗飛處！倉(背後義旗飛揚)

眾人：(合唸) 重見青天白日照！

(吹尾聲、幕急落。)

劇終

評語：

本劇故事尚有可取。作者對分場、行頭、行當、鑼鼓、唱詞句構、腔板都有相當之了解，其中亦小有瑕疵但不難修正。



段承潤

12. 12. 15 生

江西永興人

北平京華美專

經歷／

大鵬劇隊、空軍電台主持人

現職／

復興劇校教師

作品／

空軍電台國劇節目主持撰稿評論八年

。受聘國立師範大學國劇研究社教師

廿年。多次獲得台灣省及台北市國劇

演出競賽最優獎。修編於電視台或舞

台演出「人面桃花」、「晴雯」、「釵會團

圓」、「蘇小妹」等劇本

義烈紅顏

國劇劇本第二二名 段曉雲

(劇情)

清朝順治時，南京名妓董小宛詩文著名，與李香君、柳如是交相莫逆。清兵南下時，柳如是託冒辟疆告董速往杭州避難，冒乃識董小宛，以其義不事賊的節烈風骨可感可佩，遂留書邀葛於杭州相會而別。

金陵陷敵，冒與董在杭州重逢，志趣相投乃結為百年之好。

洪承疇久慕董小宛貌美而不可得，今貴為江南總督強邀小宛至府，被小宛仗義譴責無言以對乃施軟禁，冒辟疆託錢謙益上本順治查究，洪承疇捕冒辟疆令休書董小宛，冒不允。洪乃以冒之生死威脅書僮冒貴，雙方遞假信，言道冒不愛董命其再嫁，著其再娶並討回信物。最後小宛大罵洪承疇後碰柱自殺乃編義烈紅顏。

義烈紅顏場次表

第一場：受託傳警訊。

第二場：初識美紅顏。

第三場：杭州訪董白。

第四場：雪夜重相見。

- 第五場：二臣膺重任。
第一場：花好月難圓。
第七場：私欲生毒念。
第八場：驚見玉燕返。
第九場：泣血受金蟬。
第十場：義烈一紅顏。

演員表

- 董小宛：花衫、古裝頭，褶子、披、水裙、彩鞋。
冒辟疆：小生、學士巾、褶、大坎肩、黑厚底、花褶子。
錢謙益：老生、明朝大學士、戴儒布、黑厚底。
柳如是：花旦、古裝頭、著古裝、彩鞋。
洪承疇：老生、短鬚、清裝。
冒貴：丑、冒襄之書僮、孩髮、茶衣、彩褲、絲（襪）鞋。
董媽：彩旦頭、彩旦襖、褲、彩鞋、素臉。
春梅：花旦、褲子襖、彩鞋。
家院：生、素羅帽、青褶子、大帶、厚底。
多爾袞：揉淡紅臉、清裝。
董鄂五：丑、清裝。

說明

前人編董小宛劇本未賦予主要人物鮮明性格，乃至使全劇流於低俗，祇加順治與冒辟疆爭小宛情節，更使全劇在嬉鬧中進行。不唯對前朝文人烈女風格有玷，且對持節人仕節操極為輕視。據史書記載，小宛嫁冒襄時順治八歲，故重新調整劇情，從冒辟疆識董小宛，即以義不事賊的情操相互吸引，並以仗義譴責降臣，守節不圖厚祿，為輔使其與順治帝無關，期使眾人咸知的董小宛故事成為國劇舞台上一齣有情有節，有血有淚的好戲。

第一場 (受託傳警訊)

錢謙益：(塚頭上唱西皮原板)

居軒冕無日不忘在泉林，

柳如是：(接唱)山林士也須懷廊廡經綸，

錢謙益：朝罷歸與夫人書房坐定，

柳如是：無端地心兒內陣陣不寧。

冒辟疆：(內白)走哇(快紐絲上唱西皮散板)

浪跡烽烟國遭變，天涯孤客身難全，

史兵部被貶梅花院，夏完淳默然返家園，

可嘆知心雲霧散。(白)有人麼？

家院：(白)冒公子請進。

冒辟疆：(快紐絲入內接唱西皮散板)

密之次尾可到此間。(白)(急問)老伯父伯母？

錢謙益：(白)(拉冒手問)賢姪何故如此慌忙？

冒辟疆：(白)小姪適才與方密之吳次尾送別夏完淳賢弟回轉松江……

錢謙益：(白)怎麼？完淳賢姪回里松江去了？

冒辟疆：(白)是啊！

錢謙益：咳，若令酬聖主，便可壓群公，不見軒轅石，天師稱小童。(錢贈夏完淳詩之末四句)

冒辟疆：(白)哎呀伯父哇，小姪送別完淳賢弟，適遇兵部古參事，是他言道：京師被賊陷，我主殉煤山。

兵部揚州遠，朝政歸權奸。那清廷人馬殺奔江南來了。

錢謙益：(快紐絲唱西皮散板)

聽說京師被賊陷，三桂一怒為紅顏，

人來順轎忙上殿，(白)賢契在此相接，老夫上殿面見福王去去就回。

冒辟疆：(接唱下句)老伯父慢走我有話言。

錢謙益：(白)有何言語快快講來。

冒辟疆：(白)想那馬士英，阮大鍼攬權媚上，我等怎好參與國事，這便告辭了。

柳如是：(白) 冒公子且慢(從頭頂摘玉簪) 我有一姐妹名喚董小宛。

冒辟疆：(白) 董小宛……？

柳如是：(白) 冒公子必然相識？

冒辟疆：(白) 久聞其名我却相識。

柳如是：(白) 識與不識却無妨事，只煩公子將此玉簪交與小宛，要她速去杭州避難，萬望公子不要推辭……

冒辟疆：(白) 要她杭州避難？

柳如是：(白) 公子那裏知道，此女外柔內剛，馬士英久欲納為姬妾，小宛執死不從，反將馬士英痛罵，適才聽公子所言，馬阮二人攬權媚上，只恐小宛要遭不測，因此相煩，公子萬莫推辭。

冒辟疆：(白) 既然如此，我便前去，告辭。

(唱) 辭別伯父出庭院(出門)，

(錢謙益、柳如是下)

冒辟疆：(唱) 秦樓也有中樞賢，舉頭撫胸心暗轉，愧煞鬚眉無用男。(下)

第二場 (初識美紅顏)

董母：(快步上唸) 樹高風大錢少，世亂愁多人老、小宛客多煩惱，老身心驚肉跳，眼看天氣不早，待我開門瞧瞧。

(出門兩望時冒僮僕上)

冒辟疆：(西皮搖板)

適才間在錢府一番敘話，引來我冒辟疆探訪嬌娃。

冒貴：(白) 公子，這家就是。

冒辟疆：(白) 前去投帖。

冒貴：改了脾氣了投甚麼帖！我問問去，那位在，那位……

董母：(白) 你是幹甚麼的？

冒貴：(白) 我們相公冒辟疆，冒公子來訪董小宛董姑娘

董母：(白) 如皋冒公子啊！久聞大名，快請進，快點請。

冒貴：(白) (出門) 公子，人家請你進去啲！

冒辟疆：(白) 帶路(進門)。

董母：(白) 這位想必就是冒公子，請坐、請坐。

冒辟疆：(白) 少禮請坐。

董母：(白) 坐着坐着，冒公子可真是少見，今天是那陣風把您給刮來啦？

冒辟疆：(白) 我乃受人之託，特來拜會小宛董姑娘。

董母：(白) 那可真不巧，她上馬大人府上，去了半天啦！

冒辟疆：(白) 敢是那馬士英？(憤恨)

董母：(白) (背供) 嚙！馬士英可真是好人緣兒，誰提誰跺腳。

冒辟疆：(白) 難道董姑娘如今她……變了嗎？

董母：呢！冒公子，我是董姑娘她媽，董姑娘她沒變，她要變了，我也不會把您讓到她書房裏來，您隨便坐會兒，我

上門口兒瞧瞧小宛回來沒有。

冒辟疆：(白) 媽媽請。

董母：(白) 慢待慢待，我告個便(下)。

冒辟疆：(看見壁上字畫)(白) 噫！果然不俗，(冒貴鬼臉) 雅的很。(又看桌上詩)(冒貴見公子認真，頗出意外)

冒貴：(白) 公子，董小宛不俗氣啊？(冒不理) 公子，董姑娘她雅的很啊？董姑娘她的詩不錯吧！

冒辟疆：(白) 淘氣的奴才，滾了出去。(不耐煩，又注目看詩)

冒貴：(白) 噫？有的，才在董小宛的書房坐了坐，就讓我「滾了出去」(學冒口氣) 這要是在董小宛臥房裡頭躺一

會兒，還指不定把我怎麼樣呢！我呀找地方坐一會兒去囉！(下)

冒辟疆：(白) 看這董小宛分明是書香之後，為何落在風塵之中，又因何甘心從賊，真真的可惜，真真的可嘆！(唱西

皮原板，坐小宛書桌評詩句)

北里青城非貧賤，(拿詩帛) 傷時詞句肺腑言，(滿意) 何緣今日得相見，(行絃，看像看詩)(白) 好，好

，好，(唱搖板) 對月疑是蘇小顏。

董母：(跑進來大嚷) 冒公子，冒公子我們姑娘回來了！姑娘回來了！

冒辟疆：(興奮) 董姑娘在那裏，董姑娘在那？

董母：(白) 別忙，別忙，還在門口下車呢，我攙她去。(急跑在上場門迎扶小宛)

董小宛：(白) 春梅攙我來。(由春梅力扶唱西皮散板)

醉矇矓，眼迷離，站立不穩，

可恨這，人世間，儘多不平。叫春梅，攙扶我，書房來道。

冒辟疆：(白) 董姑娘，妳回來了。(雙翻抽欲攙扶)

董小宛：（見冒大怒，不正視），（唱）快把賊子趕出門，（白）馬士英啊！好賊子。（抱母吐介）

董母：（白）哎唷姑娘，我是你媽。

董小宛：（白）（看冒）阮大鍼，好賊子。

董母：（白）哎唷，姑娘啊！這是冒辟疆冒公子……

董小宛：（白）（淒笑、憤恨）馬士英也好，阮大鍼也好，你們（指二個）全不念國事如此，你們一個個斂財的斂財。

董母：這是甚麼和甚麼。（甩手頓足）

董小宛：（白）誤國的誤國，（指冒）營私的營私、害民的害民，全不知人世之間還有個羞恥二字，我董小宛雖是一介

女子，青樓歌妓，若要我甘心從賊（衝向冒）（母與冒身段）只怕萬萬不能也。

冒辟疆：（白）董姑娘珍重。

董小宛：（白）（摔袖、轉身，春梅配合轉身扶臂）（唱西皮散板）你罵我青樓品下賤，專權的相公你只愛錢。

冒辟疆：（白）董姑娘妳吃醉酒了！

董小宛：（唱）我罵你終朝聲色戀，不管敵騎近眼前，快快送我出庭院，我情願終老郊野間。

冒辟疆：（白）董小宛，你、你……

董母：（白）冒公子千萬別生氣。（誤會冒意）

冒辟疆：（白）你罵的好。

董母：（白）哎呀！冒公子呀，她喝醉啦，罵的是馬士英（小聲）、阮大鍼，不是罵你的！

冒辟疆：（白）她要罵、該罵，連我也該罵，她罵的好哇！

（唱西皮散板）董小宛吐真言、令人稱讚，

不愧是風塵中巾幗紅顏。

冒辟疆許心願接她出院，（身段）

怎奈她吃醉了酒我不能開言。

董母：（白）冒公子至前廳待茶，我來伺候她，等酒醒之後再給您陪禮，您有什麼話也好告訴她說，您看怎麼樣？

冒辟疆：（白）這……不妨事，媽媽，（沈痛）小宛姑娘一席話，抵多少千古美名博浪沙，若蒙媽媽見諒，我便在此服

侍於她，媽媽只管前去安歇。

董母：（白）好，那麼我去給她弄點醒酒的湯食，馬上就來

冒辟疆：（白）媽媽請。（坐書桌旁）

冒貴：（白）（從上場門上，和媽媽碰頭）我們公子呢？

董母：（白）在書房吶！你自己去吧！

冒貴：(白) 呃！不不不，我不能自個兒進去，剛才已然滾出來一次了，老太太勞駕，您陪我進去比較著牢靠。(正經地說)

董母：(白) 這都是甚麼脾氣，好吧！跟我進來。

冒貴：(白) 啟稟公子，錢府差人送來老太爺的書信，公子請看。

冒辟疆：(白) 待我看來……「見信速轉，見信速轉」

董母：(白) 冒公子什麼事兒啊？

冒辟疆：(白) 啊媽媽，這支玉簪乃柳如是夫人之信物，請轉交董姑娘。

董母：(白) 他這是甚麼意思？

冒辟疆：(白) 請媽媽與董姑娘速去杭州避難。

董母：(白) 去杭州避什麼難呀？

冒辟疆：(白) 呃，請借筆硯一用。(吧西皮搖板)

今日登門訪婢媼，相對無言似有緣。

只惜四海漂零客，何日佇立西湖邊，(白) 媽媽，此箋留與董姑娘，但願來日杭州一見，告辭了。(身段下)

董小宛：(帳中喊) 媽媽……春梅……媽媽……

董母：(白) 噯，小宛、小宛快點起來一下。

董小宛：(南梆子倒板) 朦朧間只聽得有人呼喚。(母撩帳子)

董母：(白) 姑娘你快點醒醒，大事不好了！

董小宛：(白) 見媽媽情慌亂所為那般？

董母：(白) 我還為那般吶！清兵都要打到南京城了，柳如是託人帶信，讓我們趕快準備早離虎口上杭州避難去吶

董小宛：(白) (接簪) 此物是何人送來？

董母：(白) 送此物的人吶，走運啦！

董小宛：(白) 此話怎講？

董母：(白) 讓你給痛痛快快的罵走了。

董小宛：(白) 他是何人？(驚)

董母：(白) 他倒是人名人，叫冒辟疆。(低聲)

董小宛：(白) 媽媽(忽然拉母手) 怎麼是冒公子？(高聲)

董母：(白) 可不是嗎，你吐了人家一身，罵了人家個暈天地黑。(注意董反應)

董小宛：(白) 哎呀呀那冒公子可曾氣惱？(緊張)

董母：(白)怪就怪在這兒啦！不但不惱怒，要不是他爸爸有急信叫他回去，人家還要留在這兒照顧妳呢，給你，這是冒公子給你寫的。(取詩)

董小宛：(白)快快拿來我看。

董母：(白)他還說什麼……但願杭州一見。

董小宛：(唸)今日登門訪婢娟，相對無言似有緣，

只惜四海飄零客，何日佇立西湖邊，何日佇立西湖邊，媽媽，柳隱姐姐命我等杭州避難，速速準備去罷。

董母：(白)這？孩子……

董小宛：(白)媽媽不要多言，快去準備，快去！(連推帶搽)

董母：(白)好好好我這就去準備，你也拾掇一下(下)

董小宛：(看簪，看留詩。大鐘，唱西皮散板)

驚聞鐵騎連雲起，風前孤影無恃依，(看詩)

果能隨得周郎意，銀漢雙星會佳期。

倘若如此去西湖難尋覓，我使向慈雲頂禮志不移(下)

第三場 (杭州訪董白)

冒辟疆：(小鐘上唱二黃原板)

金陵幸識董小宛，分明人間一謫仙，

旅途霜月不忍看，離愁滿懷與誰傳。

冒貴：(白)(跑上)公子公子，來了來了。(手捧酒壺先放桌上轉身關門)

冒辟疆：(白)那個來了。

冒貴：(白)可真不容易，半夜三更我愣地把這壺酒給您弄來了；喲，(暖手)外頭冷著呢，我看是要下大雪(斟酒)

(您先喝一杯趕趕寒，(遞酒)我也來一杯。(自斟自飲)

冒辟疆：(白)(見冒貴忙的可愛)你也坐下飲幾杯吧！

冒貴：(白)那可不成，站著喝已經夠體面了，要坐著同飲，回家去老大爺還能饒的了，(斟、飲)您的好意我心

領了，別給屁股蛋子找麻煩；(喝)可說呢，相公，您匆匆忙忙辭別老大爺，來到杭州，不分日夜要找董小宛

，難道這位姑娘那麼值得您費這個事，受這個罪呀！

冒辟疆：(白)你那裡曉得，董小宛雖在青樓寄身，她的見識不淺，膽量也不小，真真的令人敬佩。(喝酒)

冒貴：(白) 喔！見識好、(喝) 膽量大。(喝)

冒辟疆：(白) 她的志節高、品貌雙全。(手勢喝酒、喝酒)

冒貴：(白) 哦！志節高、(喝) 品貌雙全。(喝)

冒辟疆：(白) 冒貴，(啊！) 方才你說甚麼外面飄起了大雪？

冒貴：(白) 像巴掌這麼大，一片一片又一片，落在地上就不見，白狗身上腫……(醉)

冒辟疆：(白) 呃！

冒貴：(白) 哦，是，雪大著吶，砸到頭上非流血不可，您快睡覺吧！

冒辟疆：(白) 俗氣的很，我不睡，我們到外面賞雪吧！

冒貴：(白) 啊！這麼冷的天，賞雪去？

冒辟疆：(白) 快些開門

冒貴：(白) 咳，誰讓我多嘴，這……不是自找嗎！(開門) 公子請吧！

冒辟疆：(唱二黃搖板) (出門)

客中難寐心有感，教人度日如度年，

冒貴帶路蘇堤岸，恍如小宛在眼前。(貴：您小心) (微醉步)

冒貴：(在下場門台口注視冒辟疆神情，冒辟疆先下) (學冒唱及身段) 恍若小宛在眼前(白) (重腔) 只怕今晚要失眠

(跑下)

第四場 (雪夜重相見)

董小宛：(上唱二黃搖板)

那日冒襄留詩卷，魚雁無憑意難傳，

恰似孤客飄零遠，終朝佇立西湖邊。

至今獨處人不見，說甚麼相對無語似有緣，

(轉三眼) 莫不是多情公子分飛燕，少思文君罷朱絃，

對景飛雪簾不捲，淚滴羅衣難成眠，

自古多情成夢幻，愁懷脈脈與誰言。(移至下門台口)

春梅：(快步捧香爐置案，案上有琴，見小宛楞神站台口) 咳，(在上場門口唸) 夜夜相思簾不捲，日日對景把愁添

，姑娘，想歸想、愛歸愛，身子股兒還是要緊的，來吧姑娘，彈彈琴、喝喝茶、寬寬心，老這麼鬱悶會出毛病

的！

董小宛：（撫琴未彈凝思）

冒辟疆：（上唱二黃搖板）

雪幕低垂添繫念，月暗梅清雪光寒，
風吹南北蘇堤岸，恍若佳人隨風妍。

冒貴：（白）得，滿嘴裏頭恍若佳人，可就快憶症啦。

冒辟疆：（揚手止冒貴說話，注意聽一縷琴音）啊，（唱搖板）商台音含閨中怨，（琴音斷，冒驚）

董小宛：（唱下句）瑤琴為何斷絲絃，（白）春梅（唱）

轉面便把春梅喚，（示意）看是何人在外邊？

春梅：（白）這院子裡頭那兒有人吶？哦，也許牆外有（看天）這麼大的雪，要是有人雪夜游湖，可也真是雅人，我出去看看。（出側門）

冒貴：（白）咦！出來一個小丫頭兒。（沒瞧清楚）

春梅：（白）那兒來的野小子，這麼說話？

冒辟疆：（白）啊！這位小姑娘有禮。（離的很遠）

春梅：（白）（很自然用手帕擋臉）不敢當（看冒脚下）這位公子有何見教？

冒辟疆：（白）見教二字不敢當，我是：踏雪訪友的……

春梅：（白）噢！踏雪訪友，可真有雅興！（橫著移腳步）

冒貴：（白）哎哟哎哟這麼冷的天，你們有完沒完吶？

冒辟疆：（白）我，姓冒（急行絃）請問……

春梅：（白）甚麼，你姓冒？（看）可不就是冒公子，你等著，你別走，我告訴我們小姐去，你可別走，（一陣風般）

（姑娘姑娘、冒辟疆、冒辟疆……）

董小宛：（白）春梅，你怎麼樣了？

春梅：（白）這可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金陵那麼些年也沒見小姐這麼癡情苦意的想過誰，這回呀！你可（見董癡）

呆狀）咦！姑娘，妳怎麼不說話呀？

董小宛：（白）（顫抖起立扶春梅腕）春梅你講說什麼？

春梅：（白）哎哟！我說了半天你滿沒聽見，冒公子冒辟疆來了。

董小宛：（白）現在何處？

春梅：（白）就在外頭吶！

董小宛：(白) 這……(瞧穿著、扶鬢角)

春梅：(白) 嗨！彼此相敬沒這麼多講究，我請冒公子你等著。

董小宛：(白) 春梅。

春梅：(白) (跑回來，幫董理衣，又添座，往外跑，邊走邊唸) 再不去請，人家走啦，冒公子冒公子。(冒轉身迎)

上差點相撞) 嚇了我一跳，您請吧！

冒辟疆：(白) 請至何處啊？

春梅：(白) 請至何處？這麼大的雪，這麼冷的天，我不請你進去，還請你下水遊湖去！別逗了，快請進吧！

冒辟疆：(白) 請問：這裡面？

春梅：(白) 瞧我這忙勁兒，忘了告訴人家原委啦！冒公子，今日登門訪婢媵，相對無言似有緣，

只惜四海飄零客，何日佇立西湖邊。難道你忘了嗎？

冒辟疆：(白) (急接) 是董姑娘？

春梅：(白) 那還有錯兒，您快請吧！

冒辟疆：(白) 董姑娘，董姑娘在……

董小宛：(白) 冒公子——

冒辟疆：(白) 董姑娘——(二人凝視，行絃忽停)

冒貴：(白) 這才叫做「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春梅：(白) 得了，別踐文啦！請到廳房待茶吧！

冒貴：(白) 那我謝謝了！

春梅：(白) 隨我來。(引冒貴下)

董小宛：(白) 前在金陵，多有失禮之處，冒公子莫怪！

冒辟疆：(白) 這便不敢。

董小宛：(白) 又蒙公子留詩令人終朝難忘。

(春梅上，聽)

冒辟疆：(白) 多謝董姑娘，只怕唐突佳人。

董小宛：(白) 今日公子冒雪來訪，妾身得慰平生。

冒辟疆：(白) 冒襄再謝。

春梅：(白) (入內) 哎喲，瞧你們兩位，不見面是朝思暮想，見了面又沒話說啦是不是？(誠摯) 內廳備的有酒，

二位來個秉燭夜談如何？(二人微笑領首) 請請請我掌燈帶路。

董小宛：(白) 公子請。

冒辟疆：(白) 多謝了。(唱西皮搖板) 燭影斜映佳人面，

董小宛：(唱) 離合悲歡總是緣。

冒辟疆：(唱) 今日幸得酬心願，

董小宛：(白) 公子請，(春領冒先下，董轉身接唱搖板轉流水)

他無言勝比語萬千。萬里知己得相見，

當年粉黛化雲煙。但願郎心如郎面，

但願郎意莫猜嫌。良辰美景情不倦，

莫問新歲與舊年。

(下)

第五場 (二臣膺重任)

(武士侍衛引多爾袞上)

多爾袞：(大鑼唱搖板、轉流水)

太祖起義在建州，開基之業憑計謀，

丙子太宗立國大清後，本帥統兵威名留，

皇帝登基年紀幼，轉眼征戰又數秋，

為求大清江山久，為使太后去憂愁，

武將封王恩寵厚，文臣幸有洪承疇，

適才金殿把本奏、欲謀中原民心投。

侍 衛：(白) 董鄂王，洪大人求見。

多爾袞：(白) 請。(以下凡清裝官員一律唸京白)

侍 衛：(白) 有請啊！

董鄂王：(唸對) 中原歸大清

洪承疇：(白) 請。

江山永太平

(二人入內，多爾袞起迎)

(白) 皇叔

多爾袞：(白) 二位請坐，我說洪承疇，聽說你滿肚子才華，可有什麼安民之策？(桀傲跋扈)

洪承疇：(白) 臣才疏學淺，這安民之策，以緩民之意為上策。

多爾袞：(白)何謂緩民之意？

洪承疇：(白)臣以中原道統不宜輕視，皇叔聖明應奏知萬歲曉諭天下，老降幼不降，男降女不降，則天下百姓抗拒之心可以緩和。

多爾袞：(白)好，我照你的意思說給皇上，就這麼辦，(對董)王爺，如今江南初定，必須派一精明之人前往安撫民心，我想讓洪承疇去，你看怎麼樣？

董鄂王：(白)洪大人還不謝過皇叔。

洪承疇：(白)回皇叔王爺，臣奉太后旨意伴駕讀書，不得外放任職。

多爾袞：(白)洪承疇，我這是提拔你，你別給臉不要臉，還不立刻準備上任去。

洪承疇：(白)臣多謝皇叔、王爺。

多爾袞(白)甬謝啦！你要把心眼多用在收服民心上，快去吧！王爺請書房敘話，(拉王爺下)

洪承疇：(出門)(唸對)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下)

第六場 (花好月難圓)

董小宛：(唱四平調)花燭雙雙，吐輝茫，影照畫堂，

冒辟疆：(唱四平調)入艷花嬌，我夫妻地久天長，

董小宛：(唱四平調)無限恩情，郎似那畫眉張敞，

冒辟疆：(唱四平調)語檀郎，佳辰永展，互祝稱觴，(白)娘子，適才勸你飲酒，只怕過量了吧(萬分關切)

董小宛：(白)多承冒郎感情，多飲幾杯不妨事的。

冒 貴：(白)啟公子，兩江總督洪承疇來拜。(遞拜帖)

冒辟疆：(白)洪承疇……說我不在家中。

冒 貴：(白)他人在院子裏哪！

董小宛：(白)冒郎不必得罪這勢利之人，見他一面叫他走去便是。

冒辟疆：洪承疇要見的只怕不是我。

董小宛：妾身迴避。(下)

冒 貴：有請洪大人。

洪承疇：冒公子。

冒辟疆：洪經略(洪稍微變臉又緩)請坐。

洪承疇：久聞冒公子江南名士，特來拜訪，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冒辟疆：冒囊空具才學，可惜祖上無德，因此難為大清開國的元勳……

洪承疇：嗯……這……哈……不忙不忙大才必有大用，冒公子聽說有名的美人董小宛現在府上可能請出一見嗎？

冒辟疆：那董小宛是我的夫人，他不會講話，只怕洪經略你……會怪罪呀……

洪承疇：呢……不妨事，我倒願意見她……

冒辟疆：你願意見她，她不願意見你。（冷漠）

洪承疇：好、好，今天她不願意見我，總有一天她會來見我，我告辭了。

冒辟疆：恕不遠送。

洪承疇：請（怒轉身）（眾侍衛接下）

董小宛：冒郎，耶洪承疇怎麼樣了？

冒辟疆：被我幾句經略大人叫走了。

董小宛：噯，像他那樣無品的小人，你何苦與他作對。

冒辟疆：我若不如他，那洪承疇還要求見娘子妳呢！

董小宛：怎麼，他還要見我？（微驚）

冒辟疆：我冒辟疆俯仰無愧，道說娘子妳不願見他。

董小宛：哦！（思考）

冒辟疆：啊娘子，難道妳……却怕他不成？

董小宛：我若怕他就不會在馬士英、阮大鍼的面前大發……

冒辟疆：甚麼？（逗笑）

董小宛：大發……（不好意思）

冒辟疆：大發雌威吧！

董小宛：噯！大發雷霆！（故作莊重）

冒辟疆：哈哈……（唱西皮搖板）小宛義烈世少有，

董小宛：（羞笑）（唱）夫妻結識志相投。

冒辟疆：（唱）合志同心情緣厚，

董小宛：（唱）謹防奸佞計先謀。（下）

第七場 (私欲生毒念)

(侍衛武士領洪承疇由下場門急急風吹打上)

(侍衛領董鄂王由上場門急急風吹打上)

洪承疇：老王爺不辭風塵遠下江南，有失遠迎了。

鄂王：大學士不必客氣，請吧！

洪承疇：老王爺有請。

鄂王：那麼咱們們上你總督衙門說話兒去。(一翻兩翻，老氣橫秋先行入內)

洪承疇：老王爺駕臨不知有何教諭？

鄂王：我倒沒什麼事，有人在萬歲爺駕前把你告下來了。

洪承疇：老王爺作主，不知為了何事？

鄂王：為了你強奪董小宛(倉)可有此事？

洪承疇：這個!!

鄂王：莫非那董小宛真是什麼國色天香嗎？

洪承疇：回老王爺，此女稱得是人間絕色。

鄂王：(故意嚇洪)噢，人間絕色你就該強奪有夫之婦嗎？

洪承疇：臣不敢(惶恐施揖)

鄂王：此女現在何處？

洪承疇：現在臣府。

鄂王：那你還說什麼不敢哪！啊？

洪承疇：臣有罪，全仗老王爺擔待。(跪)

鄂王：起來起來，我跟你鬧著玩哪！要是按皇上的意思你是鎖拿進京，我才跟皇上討了這兒個差事，你明白了吧！

洪承疇：(白)臣明白，臣一定會報答老王爺維護之恩。

鄂王：(白)你坐下我問你，董小宛當真長得不錯？

洪承疇：(白)老王爺看了一定喜歡。

鄂王：(白)嘿，我看著喜歡救不了你的命，那得皇太后看著喜歡才管用吶！

洪承疇：(白)臣請老王爺明示，皇太后？……

鄂王：(白)念在我一殿為臣，對你的事我不能不費把子勁兒，此女我立刻帶回京城，獻給皇太后，太后要是一高興，亨九，你不但沒有罪，反而有功，到那會兒，你的官銜恐怕又要高升一步，豈不是兩全其美!?

洪承疇：(白)只怕此女性烈不從。

鄂王：(然)你捨不得？(快而嚴厲)

洪承疇：(白)臣不敢，確實如此。

鄂王：(白)不是你捨不得就不要多慮了，天底下有幾個人不喜歡榮華富貴，拿你這一品文章的亨九先生來說又該如何？何況一個青樓女子，就這麼辦，趕快想主意，辦完了事我好回朝交旨。

洪承疇：(白)多謝老王爺！臣遵諭即刻辦理，花廳備得有酒，請老王爺賞臉。

鄂王：(白)不擾你一頓，你不會放心，還是先辦正經事，在朝廷上我大包大攬地請命前來，要是沒有個妥善的結果，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洪承疇：(白)請王爺指教。

鄂王：(白)你這幕府裡頭不是有位小諸葛叫汪……甚麼的，聽說他一肚子高著兒，你把他叫進來，先商量個大概，馬上讓他們去辦事，咱們就是喝兩盅兒，心裡頭也舒坦不是!?

洪承疇：(白)謝王爺恩典，臣這就叫他。來人。

侍衛：(白)大人。

洪承疇：(白)請汪先生。

侍衛：(白)是。(站台口)大人請汪先生。

汪子才：(白)(入內至洪身旁)大人。

洪承疇：(白)先見見老王爺。

汪子才：(白)臣子才給老王爺請安。

鄂王：(白)你就甯客氣了，咱們隨便談談。

汪子才：(白)謝老王爺。

鄂王：(白)聽說你滿肚子學問，今兒個特意考考你，這個「題」讓你們洪大人出，亨九，簡短麻利快，出題。

洪承疇：(白)我說子才，老王爺不願風塵遠下江南，是救咱們來的。

鄂王：(白)你呀，高帽子少送，說正題。

洪承疇：(白)是。為了咱們把董小宛抓來金陵，冒襄託錢謙益在朝廷告了一狀，如今老王爺指了條明路，要是讓董小

宛心甘情願地隨老王爺進宮，獻給皇太后，也算是替皇上盡孝心，可咱們也就脫了沈重了，找你來，跟你要個主意。

汪子才：(白) 在心甘情願上……我？

洪承疇：

(齊說) 不錯。

鄂王：

汪子才：(白) 要是這麼著，可就省事了，何況前些日子為了讓董小宛死心，我已經墊了個底了。

洪承疇：(白) 冒辟疆的跟班兒的，從如皋來啦。

汪子才：(白) 不但人來了，信物也帶來了一件。

洪承疇：(白) 他倒真聽話。

汪子才：(白) 大人妙計高明。

洪承疇：(白) 當著老王爺你別捧我，叫他來。

汪子才：(沖侍衛努嘴)

侍衛：(白) 把冒家奴才帶上來(在台口)

(二侍衛押冒貴上)

汪子才：(白) 冒貴，上頭坐的是老王爺，陪著老王爺的就是洪大人，要救你們主人就趕快磕頭吧！

冒貴：(白) 老王爺，洪大人，小人叩頭。

洪承疇：(白) 聽說你為了救冒公子，不願一死？

冒貴：(白) 只要大人釋放我家公子，小人寧願一死。

洪承疇：(白) 好小子，有心勁兒，不過如今晚兒，有老王爺出面，事情不至於糟到那步田地，汪先生給你說的話，你

都記住啦！

冒貴：(白) 一字不忘都記住了。

洪承疇：(白) 好，從現在起，冒公子的性命可就全在你手上攢著，當著老王爺的面兒，我不再多囑咐你，看完了

董小宛，再照汪先生的話，轉告冒公子，十天之後我撤除監守一人不留，冒公子他就自由了。

冒貴：(白) 謝大人。

洪承疇：(白) (低沈) 慢著，萬一你走漏絲毫口風，如皋冒氏全族的性命就都死在你手裡頭啦！下去吧！

冒貴：(白) 謝老王爺，謝大人。(侍衛押下)

鄂王：(白) 嗯，哼哼哈哈……好哇，好！

洪承疇：(白) 倒讓老王爺見笑了！

鄂王：(白) 好一個「釜底抽薪」，計是好計，就是太絕了一點，大概是你這小諸葛的策略？

汪子才：(白) 洪大人教諭。

洪承疇：（白）老王爺別忘了酒都涼了。

鄂王：（白）涼了？

洪承疇：（白）涼了。

鄂王：（白）涼了沒關係，再熱啊！哈哈……

洪承疇：（白）哈哈……子才，秦淮河有名兒的都給我召了來，陪老王爺喝酒。

汪子才：（白）回大人，早就花廳待命了。

鄂王：（白）瞧你這急勁兒的！你的盛情我領定了。（起身）咱們走。

洪承疇：（白）謝王爺。

鄂王：（白）免了罷。

洪承疇：（白）謝老王爺。

鄂王：（白）你少來這一套，走吧！（挽洪手，齊下）

第八場 （驚見玉燕返）

△孤燈、殘月、樓角、樹梢

（於更鼓中，奏曲牌轉二黃搖板）

董小宛：（唱二黃搖板）夜靜燈暗風蕭蕭，一鉤殘月樹梢（轉二黃慢板），與冒郎風箏斷線音信渺，董小宛每日深更嘆寂寥我只道離劫風塵有依靠，誰又知勞燕分飛歷前熬尋冒郎隻身虎口離如臯，苦思念西子靈隱湖山遙，冒郎啊，漫道頸上加鋼刀，粉身碎骨我愛你的心意不減分毫，（行絃）（白）可恨洪承疇趁冒郎不在家中，誑說冒郎在金陵等我，我若不來冒郎性命難保，誰知中賊之計被禁此處，轉眼經年，每思自絕人世，是春梅苦苦勸我，不見冒郎死又何益，冒郎啊！冒郎，你今在何處，可知妾身這椎心刺骨之苦處，（哭）（起三更）（接唱二黃散板）

燕樓更鼓頻催敲，聲聲入耳睡意消。

春梅：（白）（快步上）小姐小姐，冒……

董小宛：（白）公子來了，公子在那裡？快些請……

春梅：（白）小姐，冒貴來了。

董小宛：（白）冒貴來了，冒貴來了公子必有信息，快快叫他上樓。

春梅：（白）是，（沖頭下）冒貴（指內）叫你上樓。

冒貴：(白) (舉手艱難身段，魂不守舍心態，先回頭看帶刀侍衛，進接便跪) 小姐。

董小宛：(白) 冒貴，日久不見，你……這是怎樣了，公子可好？(連珠問出) 公子可好。

冒貴：(白) 好是好……

董小宛：(白) 看你神色，莫非有什麼變故？是公子的身體不好，還是堂上雙親有事？你不要隱瞞，從實地說來(關心體貼與冒裏一往情深，表露無遺。)

冒貴：(白) (心中悲痛) 不……(搖頭) 不是這樣。

春梅：(白) 瞧你吞吞吐吐是怎麼啦？有什麼話你就一五一十地說吧！

冒貴：(白) (先往後面探看) 老太爺說錢大學士有信來，要讓公子進京為官去。

董小宛：(白) (思考) 進京為官？(是) 公子可曾應允？

冒貴：(白) 公子再三爭論，結果還是進京為官去。

董小宛：(白) 怎麼，公子應允為官，他(不敢相信) 他竟然叛節受任？……

冒貴：(白) (瞪眼看小宛抽噎難禁) 小姐……

侍衛：(白) (在樓下齊喊) 冒貴快些下樓。

冒貴：(白) 小姐……

董小宛：(白) 公子還講些什麼？

冒貴：(白) 公子說進京受任不是三年兩年可以回來，他說小姐不可自誤終身。

董小宛：(白) (大驚) 啊！

冒貴：(白) 祇管另嫁別人。(大囉) (冒貴說出違心話，泣不成聲)

董小宛：(唱) (二黃散板) (鳳點頭) 朝思暮想盼一信，盼來的信兒如刀刺心，小管家轉去對公子論，我董小宛何故

到金陵。

冒貴：(白) 您為什麼吶？告訴我吧！

董小宛：(唱二黃散板) 奸佞道我若不來公子命盡，

我為的是情同夫君一命歸陰，

斧鉞加身我能忍，祇怕這滿腔熱血被冰山浸，小管家呀！(體弱頭暈步不穩)

冒貴：(白) 小姐，我說的這話可都是——

董小宛：(擺手命止說，接唱二黃散板)

旁人說話我不信，小管家說此話必定是真。

冒貴：(白) 那麼姑娘可要千萬保重，我這話……。

侍 衛：（在樓下齊喊）冒貴快些下樓，你們不要命了嗎？

冒 貴：（白）這兒還有公子讓我交給妳的玉燕釵。

董小宛：（白）（掙扎至台口，緊握冒貴手腕，注視玉燕釵）玉燕釵！……（想）醉後金蟬重，歡餘玉燕釵，（接過凝視落地）

春 梅：（白）（將落地玉燕拾起）小姐珍重身體。

董小宛：（白）咳，（唸）暗燈殘月映紗窗，生離苦別各一方，

往事歷歷心欲碎，（高揚）冒郎啊冒郎（低沈）莫非你、你、你也欺我煙花女娘行。

（唱二黃快三眼）霎時間我只覺心如刀攪，口吐鮮血命難逃，薄命人，留寸箋，揮銀毫，斷青絲、把金蟬，繞用帕兒包，這才是柳絮兒隨風飄，桃花逐浪，落得個影離形消，小管家——

春 梅：（白）冒貴，小姐叫你哪！

冒 貴：（白）（瞪目失神，抽噎不止，忽地驚醒）噢！啊！小姐……

董小宛：（白）冒貴，這隻金蟬是當年在西子湖邊，公子所贈，如今玉燕歸巢，金蟬也當還去，你對公子言講，這世間人慾橫流盡是那虎噬狼啖，我董小宛雖然出身秦淮河畔，却幼承母教七歲讀書，九歲詩文，一十五歲針黹繪畫，尚知人間還有廉恥，（溫和）盼他諸事珍重，你便去罷。

冒 貴：（白）那麼，姑娘保重，我走了。

董小宛：（白）轉來，我還有言語，你要牢牢謹記，隻字不遺的轉告公子。

冒 貴：（白）是，您說吧！

董小宛：（白）那年在西子湖畔，洪承疇來訪，冒公子冷諷熱嘲，言道阮圓海殘害忠良把持朝政，洪承疇叛國降敵，唯有史閣部廉信忠勤，後來率領揚州百姓守城不降，終至兵盡糧絕，致遭千古未有慘變，史閣部揚州殉難雖死猶生，至今言猶在耳，公子他怎能進京為官，此等作為真真的令人難解（唱二黃散板）嘆世間人慾橫流，盡是那虎狼啖。到如今做了個不成絲的繭中蠶。望蒼穹，只有個情字難盡遣。

（掃頭小宛下，春梅復上扔給冒貴一簪環飾物）

春 梅：（白）這是你的，我也不要。

冒 貴：（白）（拾物下樓，抬頭凝視樓上）春梅、春梅。

侍 衛：（白）走、走、走（衝，擋身段下）

（眾人齊下）

第九場 (泣血受金蟬)

冒辟疆：(上唱四平) 遙看月絃直如線，總憶蘭房笑語喧，盈盈伉儷歡娛短，海樣深情石樣堅，冒責任勞金陵探(行絃)

(幕後)

洪承疇：(白) 你是不去？

冒貴：(白) 不去。

洪承疇：(白) 給我打。

冒貴：(白) 打死我也不去。

洪承疇：(白) 打。

冒辟疆：(接唱四平) 為何心驚情難安！(行絃)

(眾侍衛押冒貴上扔穀子)

汪子才：(白) 冒貴，偷玉燕換金蟬，你為了甚麼？

冒貴：(白) 為了救公子。

汪子才：(白) 可說的是，眼看冒公子就要釋放，你要不去見他，不但冒公子一命難活，就連他全家也難逃一死，你這

不是想不開嘛？

冒貴：(白) 這……

汪子才：(白) 扶起他來，(侍衛扶起冒貴) 拾奪乾淨，(侍衛替冒貴整衣，淨臉) 進去，照我的話說是皆大歡喜，否

則，哼！進去吧！

冒貴：(白) 公子——(伏地大哭)

冒辟疆：(白) 冒貴回來了，一路辛苦，快些起來。

冒貴：(白) 謝公子。

冒辟疆：(白) 可曾見著小姐。

冒貴：(白) 見是見著了，您就死了心吧！

冒辟疆：(白) 怎麼，莫非小姐她……

冒貴：(白) 小姐他沒怎麼樣，他只盼公子給他一紙休書。

冒辟疆：(白) 怎麼講？

冒貴：(白) 小姐說他要跟隨洪大人進京，求公子給一紙休書。

冒辟疆：(白) 噢？……她地她地……要一紙休書，我我不能相信，我要親自去看她。(欲出門，帶刀侍衛四人齊阻)

冒貴：(白) (怕公子有傷，急掏金蟬) 公子您就信了吧！您看看這是什麼？

冒辟疆：(白) 我的金蟬？(沉痛唸) 「醉後金蟬重，歡餘玉燕釵」

(金蟬掉地) 小宛(唱二黃散板)

見金蟬霎時頓覺入夢境，五內如焚撕裂疼。

這才是無國怎求家溫馨，我冒裏空懷悵惘虛此生，

萬難信小宛屈節從賊命，貳臣面前問分明。

(欲外出眾校尉示威、行絃)

(白) 罷罷罷(唱二黃散板) 佯寫休書付奸倭(修書) (白) 洪承疇既索休書，小宛必落賊手，想那小宛性烈

，我若遲去，小宛性命難保，且把休書與她以尋脫身之策，再行搭救小宛，我便是這個主意也(唱) 待覓良機

救釵裙。(下)

第十場 (義烈一紅顏)

洪承疇：(白) (怒沖沖唸) 風雲際會前生定，只為榮華不為名。

差官：(白) 叩見大人。

洪承疇：(白) 冒辟疆可曾擒交江寧府，嚴刑拷問？(狠)

差官：(白) 回大人，不知何人走露消息，冒辟疆不知何往。

洪承疇：(白) 竟有此事，那董小宛……吶？(關切)

差官：(白) 現在麻下候傳。

洪承疇：(白) 好，給我帶上來。

差官：(白) 帶董小宛。

(二差人護小宛至台口)

護差：(白) 董姑娘請進吧！

董小宛：(白) 請問二位上差，此處什麼所在？

護差：(白) 此處乃是江南總督洪大人的花廳。

董小宛：(白) 哦哦哦原來如此！(暗思應付之計)

護 差：(白) 明白了就好，千萬別惹總督大人生氣，性命要緊啊！

董小宛：(白) 多謝上差。(撲斗蓬，昂然而入)

差 官：(白) 呔，那一女子見了總督大人還不下跪答話！

董小宛：(白) (故作不解) 請問上差，這總督大人是那一位呢？

差 官：(白) 嘿，江南總督大人洪……

董小宛：(白) 怎麼講？(就要發火)

洪承疇：(白) (微揚手止差官答話) 董小宛老夫洪承疇在此，你可以坐下說話。

董小宛：(白) 你是那個？

洪承疇：(白) 老夫洪承疇，對妳董姑娘心儀已久啦！

董小宛：(白) 噢！(短促) 你是洪承疇？

洪承疇：(白) 不錯。

董小宛：(白) 亨九先生。

洪承疇：(白) 不敢當。

董小宛：(白) 這就不對了。

洪承疇：(白) 怎麼不對了呀？(和顏悅色)

董小宛：(白) 哼，堂堂總督，官高一品，必有文才，怎麼連我朝人傑亨九先生都不曉得(不齒狀)

洪承疇：(白) (感覺有趣) 好，你就說說吧！

董小宛：(白) 我朝亨九先生在松山杏嶺一戰，血染犁渠，先皇震悼，萬民悲痛，如今那裡來甚麼洪承疇(大鑼洪驚)

把你們這假冒忠良的賊子，好不知羞恥。(唱探板) 我朝忠良洪亨九，視死如歸喪黃丘，假冒先烈忠良後，遺

臭千古罵名留。

差 官：(白) 呔！大胆女子信口胡言，上頭坐的不是別人就是洪大人。

董小宛：(白) 怎麼，你道上面那個官兒，他是亨九先生，(不錯) 洪經略(正是)，哼……(冷笑忽轉嚴厲) 瞎了你的狗眼，我董小宛雖乃一介女流也知洪大人為國捐軀，先皇帝親臨御祭，淚滿龍顏。朝中大臣與祭者莫不痛哭

失聲，我等市井小民莫不淚濕衣襟，(拭淚) 何況天下軍民那個不知，誰人不曉，(憤怒) 今，上坐逆徒，竟

敢託其美名，污其忠魂，好一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欺世盜名的小人吶……(翻高) 啊(唱) 亨九先生喪命

久，天地同悲草木愁，奸賊不念國恩厚，冒名忠烈徒遺羞，生時憑添乾坤垢，死後怎與故舊遊，可憐你幼扇琴

書走天涯，壯列朝班分國憂，可憐你一旦承恩功名就，便忘却了國恩母蔭，你枉負皇家賜印綬，你枉負百姓翹

首求。縱然你，金輪笏、珠輪斗，高坐堂皇不知醜，落得個衣冠禽獸。

洪承疇：（白）董白，你瘋言瘋語我不怪你，可別忘了冒辟疆他可以休了你了！
董小宛：（接唱二黃三眼）

我與冒郎情深厚，無端被你拆鴛鴦，今日殘禍分離驟，化煙不想剩骷髏

洪承疇：（白）你真當我不敢殺你嗎？

董小宛：（大鑼鳳點頭起二黃散板）

（唱）誰似你忝顏無恥洪亨九，空落魄名後世留，肝腸似攪氣沖牛斗（撲向石柱）（掃頭看石柱）

洪承疇：（白）給我下去。

（董小宛碰石柱）。

冒辟疆：（急上扶小宛淒呼）小宛——

（幕落）

評語：

本劇以董小宛、冒辟疆之愛情為經，以洪承疇破壞董冒之愛為緯，故事尚能有戲，惟其間過程尚有不夠，好戲亦未能盡出，唱詞順暢可取。

高宜三

14. 9. 25 生

河北定縣人

北平中國大學肄業

經歷／

財務官、國劇隊長、電視公司編審

現職／

寫作、國劇月刊主編



作品／

國劇叢書：五十三年出版「國劇藝苑」

國劇劇本：「李娃傳」、「嶺南英烈」、「

賈芸娘」、「梵王宮」、「楊金花」、「李

靖」、「小白菜」、「楊太真」、「天下第一

橋」、「閔子騫」、「秦良玉」、「陸文

龍出世」、「張良傳」、「秋瑾」、「李存

孝」、「明英烈傳」、「王魁桂英」、「淚

灑相思地」

擋金牌

國劇劇本第三名 高宜三

劇情

遼邦蕭太后以財帛誘逼宋樞密使王欽若與副使謝金吾欲除去三關守將楊延昭而便利侵入大宋疆土，王謝二人銜恨設計誣延昭返回汴梁冠擅離職守治罪。

余太君、八賢王公忠體國，不願在外患紛擾之際有同僚不和情事、曉諭家人忍讓為要。延昭在邊關耳聞太君有病又見焦贊奉賢王諭召回京，益增不安乃趕回汴梁探親。

太君怒斥延昭擅返，立命金殿領罪，雖賢王郡主講情一概未允，王謝二人趁機奏言延昭放棄職守力主判以重刑。

八賢王與柴郡主雖受余太君影響，為顧全大體百般忍讓共禦外侮，但不能容忍延昭之含冤被斬，於是請出太祖所賜免死金牌直上金殿。

誰知余太君侯玄午門阻擋金牌不願以特權挽救延昭性命、賢王深知如延昭一死、太君、柴郡主必然隨於地下，心中焦急萬分，幸焦贊於進京時被王欽若手下誣禁於樞密府，酒醒後發現遼將耶律憲及王謝通遼書信乃肩扛上殿，一場滔天大禍才水落石出皂白立現，禍國者自然治罪，而余太君大義大公容忍謀國精神，八賢王不恃特權講求法治表現，搏得大宋君臣民眾一致讚揚。

場次表

- 第一場 蕭后怒斬耶律憲。
- 第二場 余太君忍讓謀國。
- 第三場 八賢王力挽狂瀾。
- 第四場 焦克明奉諭回京。
- 第五場 王欽若逞奸定計。
- 第六場 汴梁城怒打副使。
- 第七場 楊延昭中計離關。
- 第八場 余太君遵法守紀。
- 第九場 莽焦贊粗中有細。
- 第十場 擋金牌忠奸之辨。

人物服裝表

- 耶律憲：武淨，前大靠翎尾大額子、後箭衣甩髮厚底。
- 蕭后：花衫、旗頭旗蟒花盆底、掛朝珠。
- 余太君：老旦：改良香色蟒、小裙、福字履。
- 八姐：花旦，大頭、絨球、面牌、花帕水裙彩鞋彩褲。
- 九妹：花旦，大頭、花帕、水裙、彩褲彩鞋。
- 楊排風：刀馬旦，大頭絨球面牌、戰衣戰裙、彩褲彩鞋。
- 楊洪：丑：青道袍、大帶、白吊搭、青朝方。
- 柴郡主：青衣：前古裝、後鳳冠、宮裝、彩褲彩鞋。
- 連兒：花旦：大頭、裙子襖、彩褲彩鞋。
- 八賢王：小生：前九龍冠、帕、後王帽紅蟒、彩褲厚底。
- 楊延昭：鬚生：前帥盔、白蟒、黑三、後馬褂箭衣甩髮、厚底。
- 焦贊：架子花、前大靠、後箭衣馬褂、厚底。

孟良：架子花，大靠，厚底。

岳勝：武生，大靠，厚底。

楊宗保：娃娃生，多子頭、箭衣、厚底。

王欽若：白臉，文洋、白滿、紫蟒、厚底。

謝金吾：丑，相貂、白五髯，綠蟒、朝方。

宋王：老生，王帽、黃蟒、厚底。

侯義：武生，紫中、箭衣、厚底。

城門官：丑，紗帽，青道袍朝方。

大太監：大太監扮相。

內侍：太監扮相。

第一場 (蕭后怒斬耶律憲)

(武士、侍衛、宮女、引蕭后上)

蕭后：(唸)大膽耶律憲，私自動兵戎。

侍衛甲：(白)啟奏太后，耶律憲殿前候旨。

蕭后：(白)給我押上來。

侍衛甲：(白)(在台中間台口)太后有旨，押耶律憲上殿吶！

(幕後——耶律憲唸遵旨，二侍衛急急風押上)

耶律憲：(急唸)今日敗一陣，祇怕命難存。(進殿白)參見太后。

蕭后：(白)啣，大膽耶律憲，不遵軍令私自出兵，給我斬。

耶律憲：(白)太后。臣為國舅報仇，誤犯軍令，不意被楊延昭戰敗，請太后念為臣一心為主，容臣再獻反間之計，除去楊延昭將功贖罪。

蕭后：(白)有甚麼反間之計，說。

耶律憲：(白)臣要親自去往汴梁，面見王欽若，惹惱大波府，激怒柴郡主，驚動南清宮，只待三關楊延昭回京探望，

那時間王謝二人將他按私離汜地論處，楊延昭一除，我國大軍便可長驅直入了……

蕭后：(白)余太君老謀深算，就那麼容易中你之計嗎？

(口氣轉緩)

耶律憲：(白) 臣啟太后只需王謝二人在宋王面前亟言其非，力主其罪，此計必然成功。
蕭后：(白) 好，那就試試你的運氣，此計不成二罪合一我要嚴辦你，退班。

(兩邊下)

耶律憲：(白) 領旨，正是：任他心似鐵，財帛運機謀(下)

第二場 (余太君忍讓謀國)

(二)——環引余太君上

余太君：(唱) 西皮散板轉流水

晴天霹靂災星落，聞有旨意拆天波。

那裡是聖上降罪我，分明是王謝奸黨齊為惡。說甚麼在天波樓外文臣武將下轎離鞍是過錯，誰不知乃是先王的禮遇多。

自古道國有讒臣多誤國，家中不和必坎珂。

平心靜氣二堂坐，免落奸賊計網羅。

(八姐九妹捧丹書訣卷上)

八姐：(白) 母親，這是丹書。這是鐵卷。
九妹：(白) 母親，這是丹書。這是鐵卷。

余太君：(白) 啊！我無佞府一不違紀，二不犯法，何用先王所賜的丹書鐵卷啲？

八姐：(白) 剛才排風報道，謝金吾請了旨意要拆去無佞府前的天波樓，女兒要將這丹書鐵卷奉置樓上，看那個奸賊還敢拆不敢拆。(氣憤)

余太君：(白) 唔，果然是謝金吾請旨……(心平氣和)

九妹：(白) 可不是嗎，簡直要造反了，

余太君：(白) 唔，既然奉旨，便任他去拆

(八姐九妹一愕，排風跑上，四龍套引謝金吾隨即台口站定龍套下)

排風：(白) 老太太、老太太(慌張)

余太君：(白) 唔！

八姐：(白) 排風，瞧你這忙勁兒，有甚麼事慢慢稟報太君。

排風：(白) 是，稟老太太，謝金吾來到府前啦。

余太君：（白）他果真來了，說我有請。

排風：（白）是，有請謝……副使

（謝金吾聞聲入內）

謝金吾：（白）啊，老太君

余太君：（白）謝大人至此，莫非為了拆去無佞府的天波樓？

謝金吾：（白）怎麼（一鐺後輕問八姐）老太君如何得知下官的來意？

八姐：（白）謝大人，老太君不但知道你的來意，而且知道你跟王大人和遠……

余太君：（白）哼，謝大人不必多言，拆樓之事請限日期。

謝金吾：（白）嗯呢呢呢下官怎敢，楊小姐請過來。

八姐：（白）謝大人甚麼事？

謝金吾：（白）（低聲下氣）楊小姐，方才你道我與王大人和遠——甚麼哇？

八姐：（白）你問那個呀……（漫不經心回答）

謝金吾：（白）楊小姐請講。（急）

八姐：（白）哼，講是要講可不能在無佞府講。

謝金吾：（白）要到那裡去講？

八姐：（白）總有一天要上萬歲爺金殿上去講。

謝金吾：（白）此話當真？

八姐：（白）我可沒空兒逗着你玩兒（扭身至太君身旁）

余太君：（白）謝大人你還有甚麼吩咐無有？

謝金吾：（白）這，不敢不敢，啊老太君，關於要拆天波樓之事，待下官上殿啟奏萬歲，還是不拆的好

余太君：（白）排風。

排風：（白）在。

余太君：（白）送客。

謝金吾：（白）不勞相送，下官告辭（見排風送出，諛笑）

排風姑娘這裡來。

排風：（白）謝大人甚麼事啊？（愛搭不理態度）

謝金吾：（白）老太君是怎麼曉得下官奉旨拆去天波樓哇？

排風：（白）（背供）他可真詐，想從我這兒探口風，乾脆好好嚇唬嚇唬他。好，謝大人我告訴你是誰傳來的信兒，

你可得好好整治他反正這個人也惹不起你們。

謝金吾：(白) 諒他也不敢，是那一個？

排 風：(白) (輕聲) 是南清宮。

謝金吾：(白) 甚麼？是南——甚麼？

排 風：(白) (大聲) 是南清宮的八賢王，成不成？你找他去罷。(轉身入內)

謝金吾：(白) 哎呀糟了糟了，怕他曉得，偏偏他就曉得了。還好，我有先見之明，今日未曾率眾前來拆樓，不免遠遠

報與王大人知道便了

(四龍套上帶馬下)

排 風：(白) 啟稟老太君，此事何不報與郡主知道？

余太君：(白) 哼，此事不可與柴郡主言講，違者重責。

八 姐：(白) 母親，女兒就是看不慣這些個狐假虎威的的奸臣。

九 妹：(白) 母親，女兒就是看不慣這些個狐假虎威的的奸臣。

余太君：(唱西皮搖板) 明知道倚權仗勢王欽若，

怎奈是強敵虎伺謀山河。

若能夠忍讓和諧把災禍躲，

免遼邦乘虛而入動干戈。

第三場 (八賢王力挽狂瀾)

(宮女，侍兒引柴郡主上)

柴郡主：(唱西皮三眼)

自那年楊延昭臨瀆救駕、呂蒙正為媒妁與我作伐。

楊家將不為那那凌煙圖畫、沐風沙領雄兵邊塞統轄。

喜的是復三關重歸華夏、怕蕭后背約盟又起戰殺。

(郡主歸時連兒立身側)

連 兒：(白) 稟郡主南清宮李侍衛飛馬來報，賢王爺不知為了何事怒氣沖沖，策馬直奔郡馬府而來。

柴郡主：(白) 我正為他着惱，他倒不怕，竟自前來了。

連 兒：(白) 回郡主，賢王爺對郡馬視同手足，對您更是百依百順，您就給賢王留個台階兒吧！

柴郡主：(白)那日說是送我胭脂寶馬，至今未見，你道惱是不惱？
璉兒：(白)(背供)關了半天還是為那兩匹馬，我的郡主人家打從安西送來少說也得十天半月的，您可真是急性子。

柴郡主：(白)我的事兒不用你管(撒嬌)
璉兒：(白)是，是是，我不管，我不管(恃寵)

八賢王：(御林軍、內侍領八賢王乘馬上)
(幕內白：御林軍。(眾應有)開道。「急急風」轉「快紐絲」唱西皮散板。)

百般忍讓只為國，無識之臣要拆天波。
明知放縱便是禍，此事怎對御妹說。
郡馬府前難壞了我(行絃、郡主侍衛出迎)

侍衛：(白)公公

內侍：(白)王爺駕到
侍衛：(白)是(入內揚聲唸：賢王爺駕到。從下場門下)

璉兒：(聞外稟報聲欲出門)
柴郡主：(以手勢阻止)

八賢王：(在竹絃中八賢王不見有人出迎)
(白)嘿(唱散板下句)見御妹言詞間要仔細揣摩。

八賢王：(白)且慢，你待則甚？
內侍：(白)通報郡主

八賢王：(京白)好了，好了，到了郡馬府，你少給我惹麻煩，叫他們外頭候着
(內侍手勢命御林軍下，隨王爺進院中，一揚拂塵又要揚聲被王爺怒斥下。)

八賢王：(白)(先平平氣，換上笑臉)御妹，御妹在那兒哪？
(璉兒欲出廳，郡主目示不准)

八賢王：(白)御妹，兄王我來了，你要是不下請字兒，我可自個兒進來了(快進門)我就知道你在這兒哪哈哈

柴郡主：(甩袖不理)
璉兒：(白)叩見王爺，王爺請座(稍快)

八賢王：(白)(示意起來，擺手命不要管。)御妹，兄王我有禮了。

柴郡主：(白) (一揚臉) 王爺駕臨，失迎吶失迎。

八賢王：(白) 豈敢吶……

柴郡主：(白) 請便。

八賢王：(白) 哎喲御妹呀，不是我少來問候，實在是讓王欽若和謝金吾兩個混帳東西，把我的頭都氣暈了

柴郡主：(白) 這倒奇了。

八賢王：(白) 啊？怎麼奇了？

柴郡主：(白) 你乃當今萬歲御弟，(賢王驚) 腰懸太祖金劍手捧先王金鋼上打君、下打臣滿朝文武誰人不怕那個不尊，偏偏被王欽若，便氣的「頭都暈了」豈非奇哉怪事！

八賢王：(白) 哈哈御妹，我若說明緣故，你卻不可與我生氣呀！

柴郡主：(白) 你未曾說明緣故，我與你生的甚麼氣呀！

八賢王：(白) 好好好，你不與我生氣便好。

柴郡主：(白) 那家的事情能讓我與你生氣真真豈有此理。

八賢王：(白) 御妹，楊家的事情如何？

柴郡主：(白) (忽地起立) 怎麼是楊家的事情？你怎麼不早講啊，(情不自禁的十分關心) 你怎麼不早講？(逼問)

八賢王：(白) 瞧，生氣了吧(看看自己沒座位) 我不是剛到嗎？

柴郡主：(白) (剛才不用正眼瞧，現在瞧個不停) 噠兒，噠兒怎麼不與王爺看座？(噠快搬) 快着些，啊兄王，楊家出了甚麼事了？

八賢王：(白) 嗯，這郡馬府內熱的很吶。(搖袖扇風)

柴郡主：(白) 噠兒快去捧茶，快去快去，兄王，楊家到底出了甚麼事？是太君，還是延昭哇？

八賢王：(白) 咳。(郡主一驚) 看起來我這個人見人怕的八賢王在郡主的眼中還是比不上楊延昭哇(作要)

柴郡主：(白) 不講就不講，楊延昭身為三關元帥，誰能將他怎樣。(強自故作鎮靜)

八賢王：(白) 是啊，誰能把楊元帥怎樣，(京白) 御妹多謝你的茶我告辭啦(立)

柴郡主：(白) 啊，話還未曾說明，我看你走得(插腰) 還是走不得

八賢王：(白) 我……(逗)

柴郡主：(白) 你走哇(嬌嗔)

八賢王：(白) 嘿，我這個王爺，何處去不得，偏偏嘛愛上他這郡馬府。

柴郡主：(白) 郡馬府便怎樣？

八賢王：(白) 便一些兒也要不開了(正經) 啊御妹我要與你講的是王欽若與謝金吾要拆天波樓。

柴郡主：(白) 噢，要拆天波樓(氣極)

八賢王：(白) 託言無佞府天波樓前武將離鞍，文官下轎十分不便故而請旨要拆天波樓。

柴郡主：(白) 好惱(唱西皮散板) 他二人做事真可恨，侍寵仗勢欺壓人。太君縱然能容忍郡馬府豈肯把氣吞。

(白) 添快來。

(幕後白：有請少公爺)

宗保：(幕後白：來也。小孩箭衣多子頭抱雙槍上)

八賢王：(白) 參見母親(直撲賢王懷中) 王爺舅舅我的寶刀哪？

宗保：(白) 哎哟忘啦忘啦，讓王欽若給氣糊塗啦，下次給下次給你

柴郡主：(白) 那不行，今兒非給不可。

八賢王：(白) 宗保放肆。

宗保：(白) 呃呃，我們爺兒倆的事，郡主閣下不勞費心，你瞧瞧(掏一玉珮) 舅舅把這個給你。

八賢王：(白) 石頭塊兒啊，我多着吶，我要寶刀。

柴郡主：(白) 傻兒子，你再瞧瞧(舉起)

八賢王：(白) (急跪，宗保隨跪) 太祖皇帝盤龍玉珮怎能賜予宗保。

柴郡主：(白) 多謝兄王。

八賢王：(白) 御妹呀，(唱西皮二六)

御妹莫要怒氣生，應變還須巧計行。

天波之重心放穩，自有本宮我擔承。

宗保快去將娘哄，展露笑顏再論詳情。

柴郡主：(一笑) (白)：我便說你不過，宗保還不快快叩謝。

八賢王：(白) 可說的是吶，母親一生氣把我給嚇糊塗了，叩謝(見賢王雙手伸出) 舅舅(拉王手侍立一旁)

柴郡主：(白) 御妹你將宗保喚來，莫非有甚麼打算？

八賢王：(白) 賢王爺無有閒空管我楊家的事兒，難道宗保也不該去管

柴郡主：(白) 喔？宗保怎樣的管法？

八賢王：(白) 尋王謝二賊辯理，要他們試試柴郡主的定宋刀利是不利。

柴郡主：(白) 哈哈哈哈哈，我道御妹有何高策，原來嘛……

柴郡主：(白) 怎樣？

八賢王：（白）也是個下下之策。

柴郡主：此話怎講？

八賢王：（白）宗保你去玩耍。

宗保：（看母親，見領首示意）是了（雙手捧玉珮下）

八賢王：（白）御妹

柴郡主：（白）兄王

八賢王：（白）面對奸人殃民禍國的詭計，若用劍誅刀砍，兄王我的瓦面金鋼難道不利嗎？啊？

柴郡主：（白）哎呀呀，對這些只知有己自私自利的賊子，打也打不得，殺也殺不得，難道說還要哀求他們不成？

八賢王：（白）對了，御妹，咱們給他個鬥智不鬥力。

柴郡主：（白）鬥甚麼都好，你就快些講吧！

八賢王：（白）御妹你可曉得萬歲對王謝二賊縱容過度，他們竟敢私通遼邦。

柴郡主：（白）如此越發留不得（急向外揚聲）宗保。

八賢王：（白）呢又來了，此事我正待查明，如今為了天波樓之事，我們兄妹若是出面，只恐驚嚇二賊反誤大事

柴郡主：（白）聽你之言還是不管呀！（急）

八賢王：（白）事雖不管，主意嘛是要拿的。

柴郡主：（白）如此快些講來！

八賢王：（白）找上一個人，替我們打個頭陣探探動靜，奸賊若是知難而退，豈不了却一場糾紛。

柴郡主：（白）莫非請太君

八賢王：（白）老太君謙虛忍讓連句重話都不肯講。我找的乃是你喜歡之人

柴郡主：（衝口而出）（白）是延昭？

八賢王：（白）哈哈，延昭延昭好個有福氣的楊延昭哈哈

柴郡主：（白）那個與你作要。

八賢王：（白）不是延昭，楊元帥鎮守三關動他不得，是焦贊。

柴郡主：（白）是焦贊。

八賢王：（白）正是。

柴郡主：（白）好哇（唱快西皮散板）

焦贊若是回京轉，管叫二賊哭皇天。

八賢王：（白）御妹告辭了（唱西皮散板）

辭別御妹回宮轉，三日之後你展笑顏。

柴郡主：（唱西皮搖板）
（賢王帶馬下）

老太君謀國忠義膽，王欽若通敵亂江山。
與兄王協力把狂瀾挽，等焦贊回京來試探奸讒。

（下）

第四場 （焦克明奉諭回京）

（焦贊手持書信、金牌、喜洋洋上）
焦贊（唱西皮搖板轉流水）

焦克明時來運又轉，怪不得枝頭的喜鵲連聲喧。

三關上勇將俱不喚，賢王爺諭旨單喚咱。

此一番汴梁把王見，宮中的美酒飲幾罇。

老太君最喜俺焦贊，柴郡主也似手足般。

因此上尋得一柄明珠劍。

回汴梁贈與那聰明伶俐、伶俐聰明宗保小姪男。

越思越想俺喜難掩（俏皮身段）

孟良：（幕後白）焦贊慢走（上場後在焦身後側看）

焦贊：（唱西皮散板）此一番羨煞他猛將奎元（白）大哥哈哈哈哈哈

孟良：（白）二弟，看你手舞足蹈喜笑顏開所為何事啊？

焦贊：（先將金牌藏起，手指彈響書信）大哥。賢王爺親筆諭旨叫小弟上汴梁城玩去。（得意非凡）

孟良：（白）原來如此，只怕元帥未必應允。

焦贊：（白）元帥（先擺手，再舉信）這封信就是旨意，元帥他敢——抗旨？

孟良：（白）這麼辦，你在帳外等候，愚兄先替你稟報一聲。

焦贊：（白）好，你去稟報，可要多說好話我等着去（下）

孟良：（白）你放心罷，有請元帥。

延昭（唸對）文臣安天下，武將定太平，（白）孟良進帳何事？

孟良：(白) 啟稟元帥焦贊道說賢王有書信命他回京。

延昭：(白) 竟有此事(背供) 近日邊關傳言太君染病，如今賢王爺又命焦贊回京，莫非母親當真染病，為何八妹信中不提，快喚焦贊

孟良：(白) 遵命，焦贊進帳(快唸)

焦贊：(白) (五鎚快步進內) 參見元帥哈哈

延昭：(白) 焦贊為何發笑？(奇)

焦贊：(快節奏) (白) 元帥，這人要走了運，城牆都擋不住，小弟正想念大娘，你瞧瞧(得意示書) 賢王爺親筆諭旨命小弟立刻「汴梁走走」(後四字緩而輕以探元反應)

延昭：(白) 為了何事？

焦贊：(快速一望兩望) (白) 一定有要緊的事，小弟告辭了？

延昭：(白) 且慢

焦贊：(亮大傻相，然後音輕語氣重，速向延昭白) 元帥，這賢王的親筆書信就如同御旨一般，您說是不是？

延昭：(白) 哎呀且住(背供) 八妹信中曾道王謝二人要折天波樓，賢王不但一字未提，反而諭令這個惹禍精一人前往是何道理？……

焦贊：(白) 元帥，您想甚麼哪？要是想給郡主嫂嫂帶甚麼信兒，您就趕快寫，甯客氣。(勿距太近)

延昭：(白) 嗯，莫非母親當真憂煩成病，焦贊進京若再鬧出禍事那還了得，我自自有道理。焦贊。

焦贊：(白) 在(興緻勃勃)

延昭：(白) 將賢王書信放在此處，(一鐘) 出帳去罷(一鐘)

焦贊：(白) 這。元帥命俺出帳？(不敢相信)

延昭：(白) 正是叫你出帳，無有本帥將令若離三關按軍令從事。

焦贊：(白) 哎呀這這這這(出帳) 哇呀，大哥請過來。

孟良：(白) 我道元帥未必應允，果然如此。

焦贊：(白) 你得了罷，這三關的差事，大哥替我多費心，小弟告辭了。

孟良：(白) 呢呢呢，你不怕元帥軍令森嚴？

焦贊：(白) 焉有不怕之理。不過有了這個買賣(掏出金牌) 我可就不怕了

孟良：(白) 啊？賢王的金牌？

焦贊：(白) 你當我真傻啊？我早知如此，所以留了一手，我沒給元帥看，哈哈咱們回頭見(轉身欲下)

孟良：(白) 真你的，噫噫黑，回去替愚兄問候賢王太娘金安請(二人分下)

延昭：（一望，一想）（白）傳岳勝進帳。

（幕後白：元帥傳岳將軍進帳。）（岳勝快步入）

岳勝：（白）參見元帥有何差違？

楊延昭：（白）本帥有事進京，邊關防務要多加小心

岳勝：（白）末將遵命

楊延昭：（白）焦贊若問祇說本帥狼山巡差

岳勝：（白）是（轉身欲下）

楊延昭：（白）轉來

岳勝：（白）在

楊延昭：（白）快去告知孟良，不要被焦贊騙過，快去快去。（下）

岳勝：（白）得令（出帳下）

第五場 （王欽若逞奸定計）

（龍套、王欽若、謝金吾上）

王欽若：（唱西皮搖板）官領樞密威風浩蕩，（二人句句接唱）

謝金吾：（唱西皮搖板）蒙主寵信勢壓朝廊。

王欽若：（接唱）昨日耶律對我講，

謝金吾：（接唱）他道蕭后來催降。

王欽若：（接唱）適才金殿把本章上，

謝金吾：（接唱）萬歲說邊關有楊六郎。

王欽若：（接唱）延昭不除富貴無望，

謝金吾：（接唱）且聽侯義報端詳。

侯義：（白）啟稟大人，邊關加急飛報到來，楊延昭已離三關。

王欽若：（白）唔！果然中你之計。

謝金吾：（白）下官便去北門等候擒他上殿，老大人，今朝楊六私離汛地的罪名難逃了（諂媚）

王欽若：（白）你去擒他，我去面君，快去快去。

謝金吾：（白）遵命（快下）

家院：(白)稟大人，三關來人報道焦贊直奔汴梁而來。

王欽若：(白)怎麼、焦贊也來了，到底是焦贊還是楊延昭……哎呀不妥，那焦贊見了謝副使，只怕不好相與，快去告

與謝副使知曉，(對侯義)你去你去，務必見機而行(甩袖下)

侯義：(白)遵命(下)

第六場 (汴梁城怒打副使)

焦贊：(唱西皮搖板)僕僕風塵把程途趕

(二校尉城門官率二衙役下場門上)

焦贊：(白)啊(接唱)只見關前戒衛嚴(策馬欲進城)

城門官：(白)下馬。

焦贊：(白)甚麼，下馬？

城門官：(白)你好大的膽子，謝副使謝大人馬上要來關前，不准閒人行走，一邊站著去。

焦贊：(白)怎麼？謝大人，莫非是謝金吾？

城門官：(白)哎喲！我的花臉兒爺爺，你別這麼嚷嚷成不成。下馬吧。

焦贊：(白)好好好下馬就下馬，(上場門台口)嘿，真是來的早，不如來的巧(往腰間抽出鞭)二大爺要用這個

買賣伺候伺候你。(說時末句轉臉)

城門官：(白)原來是伺候大人的，怎麼不早說，你叫什麼名字啊？

焦贊：(白)名字啊？你就叫焦二大爺吧。

城門官：(白)這是怎麼說話(鑼響)來了來了好好伺候著。

焦贊：(白)錯不了你放心吧！

謝金吾：(率四龍套由下場門出城上場)

城門官：(白)迎接大人(焦贊持鞭隻手擋臉藏城門官身後)

謝金吾：(白)身後何人？

城門官：(白)他……他叫二大爺。

謝金吾：(白)甚麼二大爺。

焦贊：(白)可不是你二大爺嗎(長身抓謝玉帶)

謝金吾：(白)你是焦贊(驚訝)可知老夫何人？

焦贊：(白)好說好說，等的就是你這飯桶副使(鬆手謝後退)

謝金吾：(白)三關有何要事，等老夫為何？

焦贊：(白)三關的事兒用不着你，我來問你，天波樓有何不妥，拆它為何？

謝金吾：(白)我是奉旨行事。

焦贊：(白)你別臭美啦，那兒是奉旨行事，都是你這飯桶橫挑鼻子豎挑眼，今天不替老太太教訓教訓你天底下還有王法嗎？

謝金吾：(白)焦贊你要造反？

焦贊：(白)焦贊也是你叫的，動傢伙保(用鞭打並打跑眾龍套，侯義上場見狀生計去拉焦贊。)

侯義：(白)這不是焦二爺麼快快住手。

焦贊：(白)你是那個？

侯義：(白)二爺莫非忘懷了，我乃南清宮……

焦贊：(白)你是賢王爺差來接二爺的嗎？

謝金吾：(白)(急)啊侯

侯義：(白)不錯，王爺正在等候二爺，快走快走(示意謝快脫身走去)

焦贊：(白)今兒二大爺有事先饒了你，再要胡出主意，我拆散了你

侯義：(白)好了好了，走罷，走罷。

焦贊：(白)帶路(上馬隨侯下)(隨謝龍套上)

謝金吾：(白)喔喲，喔喲，好你個焦贊，看我饒得了你(蹀脚)哎喲喲喲，回府回府。

(龍套引謝下)

第七場 (楊延昭中計離關)

楊洪：(快撲燈蛾)惱恨奸賊王欽若，無緣無故拆天波，太君忍讓為息禍，元帥回京了不得

(白)排風快來，排風快來呀(原看板唸白)

排風：(接撲燈蛾)管家大聲呼喚我，三步當作兩步挪，莫非二爺闖了禍，快唸南無彌陀佛。(乾收)

(白)老管家甚麼事兒，急成這樣子？(急問)

楊洪：(快答)(白)元帥回府來了。

排風：(白)甚麼？元帥回府？(大驚)

楊洪：(白)正在府前下馬。

排風：(白)哎喲，這可糟啦，太君怕的就是這個……這這……(二人轉一小圈)老管家，事不宜遲，趕快差人去請郡主，賢王爺立刻過府，要快着點。

楊洪：(白)去請郡主、賢王爺……過府？

排風：(白)哎喲，我的老爺子，您就甭問啦，他們兩位要是不來，元帥就糟啦。

楊洪：(白)喔喔喔！明白了，我這便前去

(楊洪老頭小步快跑身段下)

排風：(白)待我稟報太君便了。

(排風用花旦下場碎步快跑下)

第八場 (余太君遵法守紀)

(排風急碎步跑上唸撲灯蛾)

排風：(唸)元帥回府把馬下，排風心中亂如麻。

但願郡主早起駕，只盼賢王快上馬。

(白)元帥從三關回府，有請老太君。

(起倒板時，排風屢往外看。)

太君：(唱西皮倒板)聽說延昭回京轉(扶八姐急行台口)

(白)延昭他……現在何處？

排風：(白)現在前廳聽候太君吩咐。

太君：(唱快流水)不由得老身疑心問。

延昭兒身負重任應知險，為何今日離三關。

莫非是王命召兒返，莫非邊關有事端。

忙喚六郎與娘見仔仔細細問根源。(以上一句連唱)

排風：(白)遵命(至台口)太君有命，請元帥廳前回話。

(望家鄉六郎上)

延昭：(唱快板)賢王令諭傳焦贊，只怕驚嚇老慈顏。

不分晝夜兼程趕，一來探病二問安。

站立廳前用目看，（望、進內）

太君：（白）延昭

延昭：（唱西皮搖板）雙膝跪落兒問娘安。

太君：（白）我兒一路辛勞快快起來。

延昭：（白）孩兒思念母親，不覺辛苦。

太君：（白）延昭進京，可曾上殿覆旨？

延昭：（白）聖上無有旨意。

太君：（白）如此定有南清宮的令諭，可曾見過賢王？

延昭：（白）賢王也無有令諭。

太君：（白）樞密院？

延昭：（白）也無有。

太君：（白）既然聖上無旨，南清宮樞密院無論，為娘不知我兒奉何人所召，進京有何公幹？

延昭：（白）孩兒聞聽母親染病，又因謝副使要拆天波樓，故而回京探望。

太君：（白）噢！如此說來你好孝道哇？

延昭：（白）母親平日教訓。

太君：（白）哼哼哼（氣笑）為娘教你孝道你能記得，難道娘就無有教你忠義嗎？

延昭：（白）母親恕罪

太君：（白）奴才（唱西皮快板）

小奴才行事忒大膽，竟敢私離雁門關。

遼邦若是把兵點，何人邊關掌兵權？

延昭：（接唱）邊關孟良與焦贊，岳勝將軍掌兵權。

孩兒既得見娘面，問罷娘安即刻還。

太君：（接唱）為娘我一無病症二無恙，何須奴才來問。平日教導錯一念，性命就在指顧間。

延昭：（接唱）老娘親莫把孩兒怨，只因奸賊起事端。

唯恐母親氣難噤，因此兼程來叩安。

太君：（白）住口

（接唱）說甚麼不把奴才怨，說甚麼兼程來叩安。我問你家門可比關門險，家事可有國事艱。統兵為帥無遠見，空負我教導你廿七年（唱散）

延昭：(白) 母親哪(唱西皮散板)

聆聽訓言心羞慚，辭別母親回三關。

太君：(白) 咳癡兒啊(唱散板)

如今回程時已晚，軍令怎可當嬉玩。

延昭速速上金殿，自請罪名，為娘我盼你生還。

延昭：(白) 兒，遵命(唱散板) 心急行車不知險(行禮時往台中間，郡主上)

郡主：(接唱下句) 果然延昭離邊關。(白) 郡馬

太君怎麼吩咐你？快快仔細對我言。

延昭：(白) 郡主(唱西皮搖板快節奏) 母親責我見識淺，金殿請罪叩天顏。

郡主：(白) 你一人前去，還是母親同去？

延昭：(白) 母親命我一人前去。

郡主：呀(唱西皮散板)

老太太動了怒，我心驚膽顫，為延昭我只得低頭向前。

太君：(白) 你且少待，等候賢王到此。(延昭上場門下)(入內白) 拜見母親，

郡主：(白) 郡主(唱西皮原板)

郡主一旁且坐下，待延昭出門後娘有話言。

郡主：(白) 母親(唱二六，垛頭聲中) 賢王上場命內侍下靜聽)

母親請慢把延昭怨，怨只怨奸賊心腸偏。

國家大事無識見，卻想隻手掌兵權。

延昭若是上金殿，只怕一命難保全。

萬請母親慈顏展，兒與賢王去叩天顏。

太君：(白) 這(轉身低頭)

八賢王：(唱西皮流水) 咳！

柴郡主言語甚委婉，說出了今日禍根源。

忝顏無恥王欽若，賣國求榮賊權奸。

此倭不除終為患，且與太君，同商談。(行絃)(白) 老太太南清宮趙德芳請見

排風：(白) 稟太君，賢王爺來了。(轉高聲) 賢王請見

太君：(唱快西皮原板)

聽說是賢王爺一聲請見（起立又坐下）
倒叫我年邁人左右為難（頓拐自嘆）

無奈何遵諭旨廳前覲見（行絃）

排 風：（快步出廳叩請）太君有請王爺

八賢王：（白）（入廳急白）太君，延昭之事，我們商議商議，慢去金殿如何？

太 君：（白）賢王啊（接唱下句）此時聞王命怎比法紀嚴。拜懇賢王駕回轉，明日請罪在南清宮前。

八賢王：（一鑼接唱西皮搖板）

太君請把心放寬，延昭之事本御擔。

郡 主：（唱快板）既是賢王肩此擔，還望母親將兒憐。

太 君：（唱快板）賢王謀國深慮遠，臣兒犯法怎能週全。

八賢王：（唱快板）今日延昭被人陷，太君膝下無兒男。

太 君：（唱快板）有子不肖法紀犯，為臣寧可無兒男。

郡 主：（白）母親啊（唱快板）楊家將俱在沙場陷，並無一人喪牢監。

金殿若把延昭斬，我楊家無端負個醜名傳。

太 君：（白）（看排風）天交何時？（延昭上）

排 風：（白）稟太君，辰時已過。

太 君：（白）延昭呢？

排 風：（白）在外廂候命。

太 君：（白）延昭，還不自縛前往金殿請罪，難道還要為娘解你同行

延 昭：（白）兒（進內跪）遵命。

郡 主：（起叫頭同白）哎呀 母親

八賢王：（白）賢王恩可感 太君 啊，延昭若去正中奸人之計萬萬不可！

太 君：（白）賢王恩可感

八賢王：（白）太君

太 君：（白）法紀重如山，郡主請明辨，

郡 主：（白）母親。

太 君：（白）恕我心意堅。

八賢王：（白）太君心放寬，本御上金殿，

曲直陳龍案，延昭保平安。
郡主：(白) 楊門忠烈顯，何懼奸佞讒。

七子八虎將，只剩一兒男。

太君今日開恩典，我夫妻遁世永不為官。

太君：(白) 罷罷罷 (映紐絲唱西皮散板)

延昭若慢上金殿，為娘碰死在階前

延昭：(唱快西皮散板) 母親一言驚破膽，險些做了不孝男

拜別了老娘親賢王郡主上金殿

(在「掃頭」聲中身段急下)

排風：(白) 稟太君，元帥上殿去啦！

太君：(白) 噢？他上金殿去了…… (失去了太多)

郡主：(白) 母親

八賢王：(白) 太君保重 (凝重的祝福)

太君：(驚覺) 賢王爺怒臣妾不敬之罪 (泣聲) (深躬)

(柴郡主扶太君)

八賢王：(白) 這萬萬不敢，老太君請座，本御這便上殿保本。

柴郡主：(白) 王兄且慢。

八賢王：(白) 御妹？

柴郡主：(白) 延昭若有長短，定不與你趙家干休。

八賢王：(白) 御妹言重了，此事怪不着我哇！

柴郡主：(白) 連你也算不得甚麼好人。

八賢王：(白) (低聲) 嗨，御妹，當着老太太，給我留點面子。

柴郡主：(白) 想王謝二人乃奸佞之輩，擾亂朝綱，你不去管我楊家忠心為國只落得天波要拆，大元帥要罰，你們趙家

與我留了甚麼情面

八賢王：(白) 呢？

柴郡主：(白) 你與我說

八賢王：(白) 這！

柴郡主：(越說越火) 與我甚麼情面？你與我講 (挑高逼賢王)

八賢王：（蹬式）罷罷罷（唱快紐絲西皮散板）

老太君說了絕情話，御妹他又把烈性發。

不怪他婆媳責王駕，可恨奸佞耍奸滑。

今日延昭若有差本御無顏對楊家（堅決接白）

御妹請過來（接唱）奸賊拆去天波樓，

柴郡主：（白）便怎樣？

八賢王：（接唱）南清宮賠與你楊家（太君感慨搖頭）

柴郡主：（接唱）今日斬了楊延昭（太君大吃一驚）

八賢王：（白）御妹呀（接唱）本御的人頭就賠與了他。

太君：（急向前白）賢王言重了

（楊洪急急老步跑上）

楊洪：（白）稟太君大事不好

太君

賢王：（齊白）何事快講

郡主

楊洪：（張嘴就來）樞密使上殿奏一本，言道元帥誤軍情。

萬歲降旨要問斬，如今細綁在午門。

太君：（抓八姐手）他……

郡主：（抓排風手）他……快去探來（排風楊洪跑下）

八賢王：（抓楊洪手）他……

柴郡主：（叫頭）（白）王欽若呀好賊子，好個王欽若（痛心）全不曉得我楊家念在同僚忍讓再再，老太君求一個將相

和好而不得，你們只知相爭不知互讓，也罷，八姐九妹好好侍奉太君，我要請出太祖金刀誓斬奸賊的首級。

太君：（白）郡主不可。

柴郡主：（白）母親（拉太君手，焦急委曲）怎說不可？

余太君：（白）（由穩而快）延昭違紀，罪有應得，今日若死，於情可憫，論律無屈，你若是請出太祖金刀，縱然逃過

一死，日後他還有何面目執掌兵符。

排風：（快碎步跑上）（白）午門李將軍差人來報，午時三刻元帥就要問斬啦。

八賢王：（白）反了哇，反了。膽大奸佞媚君害臣，置國家安危不顧，本御焉能容你，太君但放寬心，御妹隨我去請太

祖「金牌」上殿辯理搭救延昭，吩咐外廂備輦，帶馬伺候。

排風：（白）遵命（下）

太君：（白）賢王不可。

郡主：（白）母親保重，媳婦拜別。（急下）

太君：（白）郡主不可（追看）

八賢王：（白）老太君，本御拜辭。（急下）

太君：（白）賢王、郡主（揚手，起胡琴拉子，抽噎，悲痛萬分，唱曲西皮搖板）

賢王郡主出府走，怎不叫我淚雙流。

他們郎舅、夫妻恩情厚，

難道說我母子們啲便無半點情份留。（白）也罷

（接唱轉快節奏）

我兒今日命喪後，娘在午門留白頭（即住）（白）

八姐九妹準備車輛，打從小道，速往午門，

清白門風我要阻擋金牌。

（率眾人身段下）

第九場 （莽焦贊粗中有細）

（焦贊大醉方醒，伸懶腰上）

焦贊：（白）哎喲、哎喲！南清宮的美酒果然不差（出門）哎？怎還不見王爺召喚？……

（行至矮牆邊有一窗前，既聞軒聲，近聞有羶味）嗯？南清宮中為何有此腥羶之味，我去看來（扶扶矮牆不高，越牆而過，推門輕入，桌案有燈，看衣物書信，掀帳子大驚吹燈，奔台口）噢？怎麼是遠將耶律憲醉倒眠床？喔喔喔，那個侯義，猴頭猴腦的，怎會是南清宮的侍衛，分明是王欽若謝金吾誣某至此欲加陷害。我呀給他來個將計就計（掀帳打暈耶律憲，揣書信，扛起耶律憲。）謝老五哇這回你可賠了本嘍（躡足而出，當場遇楊洪互撞。）

焦贊：（白）甚麼人？

楊洪：（白）這不是焦二爺，你上那兒去啦

焦贊：（白）我讓人給攆啦，你慌裡慌張幹甚麼

楊洪：(白)元帥回府王謝二賊在金殿鬧着要斬元帥哪！
焦贊：(白)我說怎麼樞密府那麼清靜。這兩個賊子私通遼邦(扔那律憲在地)反要陷害元帥(注意看那律憲)嘿嘿！誤打誤撞，扛來個救命的寶貝，老管你只發放心回府，救元帥的事都有我哪。
(背起那律下，楊洪跟下)

第十場 (擋金牌忠奸立辨)

(御林軍押延昭上)

延昭：(唱西皮小倒板)繩網索綁在午門，(快板)

四顧不見一親人。楊延昭做事欠謹慎，

氣壞白髮老娘親。耳旁聽得人聲振(細坐下場門台口)

(八姐九妹排風引余太君，「快長鎚」上接唱搖板下句)

余太君：(唱)莫使他罪上加罪難為人(坐下場門台口偏中)

(「急急風」內侍宮女引賢王、郡主、太監抬金牌上)

八賢王：(二人見太君擋路大驚)太君至此為何？

郡主：(二人見太君擋路大驚)母親至此則甚？

余太君：(白)請問賢王至此為何？

郡主：(白)母親，我們奉了太祖金牌上殿，萬歲使會赦免延昭的了

余太君：(白)好一個不明白的郡主，這樣的求救豈不為楊門添羞？

八賢王：(白)太君，若救延昭必須如此，這一時權宜之計太君便應允了吧

余太君：(白)請恕臣妾不敬之罪，臣妾不能從命。

柴郡主：(白)哎呀母親，母親阻擋金牌延昭問斬徒增奸臣氣，望母親念在楊家只剩下延昭一子你便應允了罷！

余太君：(白)郡主(唱西皮搖板)

賢王恩情比天厚，

八賢王：(白)本御當不得。

余太君：(接唱)郡主賢孝實難求。

柴郡主：(白)母親救救延昭吧！

余太君：(接唱)你二人與延昭的情份厚，

難道我這白髮人（住）就不悲愁。（行絃）

楊延昭：（跪）孩兒不孝母親恕罪！

佘太君：（白）噢（一鑼接唱搖板轉快板、散板）

娘喜愛深明大義金殿走，遵從母命不回頭。

娘惜兒不分晝夜披甲冑，塞外征戰十數秋。

娘憐兒宗保幼小即主仁厚你你壯志未酬一命休，哭嬌兒只哭得心痛欲嘔。

楊延昭

柴郡主

太君：（白）兒啊（唱）我楊家遵法守紀死無怨尤。

柴郡主：（白）母親哪（唱快紐絲西皮散板）

母親教訓兒謹受，願隨延昭自刎頭。

八賢王：（白）哎呀，（唱西皮散板）

佘太君氣節沖牛斗，本御陣陣臉含羞。

兄王他寵奸佞實難忍受，五內俱焚無計謀。

柴郡主：（叫頭）王兄啊，事到如今你那上打昏君的金鋼現在何處，下斬讒臣的金刀又在那裡，如今為國除奸已是你赫

赫王爺試刀的良機，你怎地不去？你是怎的不斬？

八賢王：（白）這這……（很短最快「馬腿兒」）罷啊（唱西皮搖板）御妹說了絕情話，不怪楊家怪趙家。拼死擊鼓金

殿下（賢王速往小帳內奉出金牌）

（白）御妹隨我來（唱）辨一個是與非誰對誰差（擊鼓）（二道幕內中宋王坐，王、謝太監分玄，幕未啟）

大太監：（幕內白）啟奏萬歲八賢王殿前擊鼓

宋王：（白）宣上殿來

大太監：（白）萬歲有旨，賢王上殿吶！

八賢王：（白）參見兄王

柴郡主：（白）參見兄王

宋王：（白）賢王御妹，你二人上殿何事？

賢王：（白）為著楊延昭之事，請兄王明察。

宋王：（白）賢王御妹賜坐，王愛卿將楊延昭之事說與賢王

王欽若：（白）臣啟賢王，楊延昭身受國恩不思報答，今私離汛守擅棄三關，老臣請旨降罪（謝金吾緊接）

謝金吾：(白)還有貪圖富貴私通遼邦，楊延昭他大大的不該呀！

賢王：(白)兄王他二人言語是實？

宋王：(白)諒他們不敢謊奏。

賢王：(白)兄王怎樣降旨？

宋王：(白)私通遼邦如同叛國，這叛國之罪麼？

(郡主急，賢王攢袖，王、謝喜。)

(幕內焦贊白)

焦贊：(白)焦贊請旨面君。

大太監：(白)啟奏萬歲，三關守將焦贊請旨上殿。

謝金吾：(白)臣啟萬歲，焦贊私自回京，楊延昭必有圖謀，萬萬速降旨將他二人一齊斬首。

宋王：(白)卿家聽旨。

八賢王：(白)萬歲請慢降旨，謝金吾，縱然焦贊有罪也該宣上殿來問明真情，使斬者無虧，死者無怨，你二人如此奏

對分明是纔言惑君，莫非欺本御的金刀不利嗎？

王欽若：(白)他二人罪證俱在，理當問斬。

謝金吾：

宋王：(白)內侍，宣焦贊上殿。

大太監：(白)萬歲有旨宣焦贊上殿。

焦贊：(幕後白領旨，扛耶律憲上唸)

忠良無欲則剛，奸佞心偏膽慌(置耶律憲於地)

(白)老兄弟你壓的我夠嗆，請下來涼快一會。

八賢王：(下台階至焦贊之旁，嚴厲問)焦贊。

焦贊：(白)哎喲王爺您上那去啦？

八賢王：(白)啊？我往那裡去了？你往那裡去了，真真豈有此理。

焦贊：(白)我呀(搗臉)為臣讓人家「攢啦」上了個當。

八賢王：(白)哼，如今王謝二人奏本，言道延昭擅離汛守，私通遼邦

焦贊：(白)啊。

八賢王：(白)立刻就要問斬。

焦贊：(白)喳喳喳喳，放他姥姥的狗臭屁，王爺你瞧瞧。

八賢王：（白）這是何人？

焦贊：（白）他呀，是個活寶。

八賢王：（白）要他何用？

焦贊：（白）王爺，用處可大啦，非但可以救元師的命，也可以要奸臣的命。

八賢王：（白）怎麼講？

焦贊：（白）王爺容稟（場面吹打，焦逸信）這是他的親筆信。

八賢王：（白）好（看信）好好，快去見駕。

焦贊：（白）臣焦贊叩見萬歲

宋王：（白）哪，膽大焦贊私離邊關該當何罪

謝金吾：（白）就該斬首請萬歲降旨。

郡主：（白）萬歲，王兄……

焦贊：（白）郡主不必耽心，焦贊有拿手，元帥可保沒事兒。

宋王：（白）身犯重罪，尚且如此，內侍——

八賢王：（白）萬歲，臣有本啟奏。

宋王：（白）容你奏來（略有不悅）

八賢王：（白）謝萬歲（平心靜氣）臣以自古迄今，未有君不睦將師不和而國勢強盛者，故對王欽若謝金吾輩斂財營私

，從未假王勢而斥責，謝金吾你請過來。

謝金吾：（白）千歲何事？

八賢王：（白）你且聽到，我朝建業以來，國勢雖定外患未平，爾等食民膏脂，怎不知為民謀利，卻一心欺君害臣（痛心）

惟恐天下不亂，其中因由爾臣道來！

謝金吾：（白）臣為國忠臣，千歲聖明。

八賢王：（白）呸，楊延昭戍守三關晝夜辛勞，他與爾等有何不世之仇，必欲置其於死地，你老實的講來。

王欽若：（白）千歲楊延昭擅離職守理該治罪。

謝金吾

八賢王：（白）喔，擅離職守理該治罪，方才你們道他還有何罪？

王欽若：（白）他私通遼邦。

謝金吾

八賢王：（白）王欽若，私通遼邦該當何罪？

王欽若：(白) 理當斬首。

八賢王：(白) 嘿嘿嘿嘿(氣笑) 好一個理當斬首，說與萬歲。

王欽若：(白) 臣啟萬歲私通遼邦理當斬首。

謝金吾：(白) 萬歲，他二人俱道私通遼邦者理當斬首，萬歲可曾聽到？

八賢王：(白) 孤已傳旨將楊延昭斬首，依御弟之見呢？

宋王：(白) 斬首麼，恁輕了(眾皆大驚) 臣要以先王所賜瓦面金鋼碎屍萬段。

八賢王：(白) 斬首麼，恁輕了(眾皆大驚) 臣要以先王所賜瓦面金鋼碎屍萬段。

郡主：(白) 你……(手極顫)

宋王：(白) 啊？

八賢王：(白) 御妹放心，王欽若謝金吾走過來。

王欽若：(白) 千歲。

謝金吾：(白) 千歲。

八賢王：(白) 我問你們，私通遼邦賣國求榮的是那一個？

王欽若：(白) 便是楊延昭。

謝金吾：(白) 便是楊延昭。

八賢王：(白) 只怕不是楊延昭，是你王欽若(鑼) 是你謝金吾(鑼)

宋王：(白) 啊，御弟你說錯了。

八賢王：(白) 臣未曾說錯，是萬歲錯了。

宋王：(白) 啊？孤怎麼錯了？

八賢王：(白) 萬歲，臣上殿之時，曾將太祖所賜免死金牌請至殿上，是老太太拼死阻攔，言道國有綱紀，朝有律法，

延昭違紀自應治罪，故王謝二人請旨要斬楊延昭，臣弟未曾阻攔，乃聖上親見，臣絕無偏袒楊家之意，

怎奈二賊全不念君王倚重，同僚忍讓，竟敢顛倒是非侮讖御親他，他二人真乃禽獸不如也。

宋王：(白) 御弟為何口出此言？

王欽若：(白) 王爺未免言重了吧！

謝金吾：(白) 王爺未免言重了吧！

八賢王：(白) 住口。此二賊挑撥事非陷害忠良，今日若非臣舍焦贊回京，那楊延昭定然做了刀下冤鬼，楊延昭一死，

老太太必然碰死金階，柴郡主隨夫九泉他楊家一門就是這樣含冤儘死，那時節我朝君臣再至九泉是怎樣

對那開國之勳楊老令公(哭)

宋 王：(白) 咳咳咳，御弟，你今日說話為何顛三倒四孤越發的糊塗了。

八賢王：(白) (沈痛) 楊延昭未曾私通遼邦，私通遼邦的是謝金吾與那王欽若。

王欽若：(白) 王爺，說話可要拿出憑證來。

謝金吾：

八賢王：(白) 自然與你，將耶律憲綁上來。

焦 贊：(白) 遵旨(綁上耶律憲) 萬歲，這是遼將耶律憲混進京城就住在王欽若的府中。

王欽若：(白) 哎呀萬歲冤枉

八賢王：(白) 單憑人證，你還口呼冤枉。這是你親筆通敵的書信，萬歲請看。

柴郡主：(白) 萬歲作主！

宋 王：(白) 待孤看來。

(幕後太監白：余太君請旨上殿)

宋 王：(白) 宣上殿來。

余太君：(急入內) 臣妾見駕吾皇萬歲

宋 王：(白) 平身賜座

余太君：(白) 謝萬歲。

宋 王：(白) 將王欽若、謝金吾押入大牢，御弟親自審問定罪，那楊延昭……(看賢王)

余太君：(白) 楊延昭擅離三關理應降罪，焦贊奉賢王令喻回京，巧獲遼將應加陞賞，萬歲作主

宋 王：哈哈哈哈(唱西皮搖板) 聽罷言來才知情，

焦贊可算第一功，謝王二臣糊塗甚，

王欽若：(白) 萬歲，老臣一時糊塗，萬歲恕罪！

宋 王：哼(唱下句) 險害楊家一滿門(白) 明日午門斬首押了下去

王欽若：(白) 嘿嘿，(至台口) 此事都怪謝金吾，

謝金吾：(白) 見了財寶便糊塗。老大人，明日午門要斬首。

王欽若：(白) 看你糊塗不糊塗。(二人被押下)

余太君：(白) 萬歲呀(唱西皮搖板)

臣妾金殿把旨請，准回故里感恩情。

柴郡主：(唱) 願隨太君回故里，懇准延昭一同行。

宋 王：(唱) 他婆媳金殿同聲請，雙雙辭朝故里行。

轉面忙將御弟問（行絃）（白）御弟，御弟

八賢王：（銜外直視，偽裝不聞）

宋王：（白）御弟，喂，八賢王八賢王。

八賢王：（白）啊啊萬歲喚臣弟嗎

宋王：（白）正是喚你（不悅，拍案）

八賢王：（白）喚我，莫非要把楊延昭斬首，臣弟傳旨。

宋王：（白）（態度立軟）呃呃不是啊（唱）快宣孤的楊愛卿

八賢王：（白）楊郡馬上殿

楊延昭：（唱西皮快板）

楊延昭午門鬆了細，萬歲駕前領罪名（跪）

宋王：（緊接唱西皮搖板）叫一聲楊延昭孤的愛卿（離坐）

日前之事莫記心中。從今後孤王不受矇哄，（白）御妹快與他到太君面前問安寧。（示意去太君面前）

余太君：（唱）多謝賢王秉公正，（向賢王拱手）

八賢王：（唱）御妹為你受了驚。（對延昭指郡主）

宋王：（白）老太君（唱）寡人我後宮備宴把蓋敬，

焦贊：（白）萬歲

宋王：（唱）還有愛將焦克明、御弟、御親、郡主你們替孤快快請（向眾指太君）

眾人齊聲（白）：太君

母親

宋王：老太君

余太君：（白）臣妾不敢，萬歲請

宋王：（白）哈哈哈哈（看準賢王唸）量寬（看太君）福厚壽自長

賢王：（率眾齊唸）去佞除奸法紀張。

（尾聲落幕）

編劇的說明

一、以前的歷史故事總有一顯著目標，教子讀書要居高官凌煙標名，教子經商要謀良田千頃，親王顯貴倚勢凌人理

所當然，雖賢如趙德芳包龍圖亦所難免，以至使現代觀眾感受著另外一種生活境界，離我們很遠很遠。

二、本劇便利用王欽若和謝金吾這兩個人的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只為一己之私不惜毀去守衛邊疆的楊延昭做引綫，觸發了人們對生命的真義，生活真理的認識，也說明不論奸人用甚麼詭計圈套，都經不住時間的考驗，自會清白分明。也用佘太君的守本份，教子戍守疆土衛國保民不過是人子本份；教子守法紀不享特權是人子本份；對同僚忍讓，公忠體國，共禦外侮，堅持做人原則是人子本份。也是任何一個國民應盡責任，雖獨子違紀亦不接受特權庇護。更以具有權威的八賢王指點柴郡主收斂優越感的觀念，當柴郡主主要用太祖頒賜的金刀去殺奸佞的時候，八賢王便說，依他的權勢和瓦面金鋼能上打君、下打臣，但參政謀國不能用此遇事衝動，凡事講打的手段。至於楊延昭心憂母病返京探望，雖出孝心仍屬失職，佘太君令其上殿請罪，都是以事理為準。以上這幾點我認為極符合 國父孫中山先生教誨大家做事應循的道理。

評語：

本劇分場安排與人物穿插均平安，唱詞亦平順，惟劇情中楊延昭貿然擅離職守，不甚合理，而宋王不明，太君亦愚，為此劇缺點。